

老残游记

刘鹗著

清代著名历史小说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下)

老 残 游 记

(下)

(清) 刘 鹗 著

目 录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131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140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149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160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171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181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192

附 录

《老残游记》续集（六回）……	203
----------------	-----

第一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204
第二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214
第三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224
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234
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溺……	243
第六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254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话说翠花接着说道：“到了四更多天，风也息了，雨也止了，云也散了，透出一个月亮，湛明湛明。那村庄里头的情形是看不见的了，只有靠民埵近的，还有那抱着门板或桌椅板凳的，飘到民埵跟前，都就上了民埵。还有那民埵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赶着捞人，也捞起来的不少。这些人得了性命，喘过一口气来，想一想，一家人都没有了，就剩了自己，没有一个不是号啕痛哭。喊爹叫妈的，哭丈夫的，疼儿子的，一条哭声，五百多里路长，你老看惨不惨呢！”

翠环接着道：“六月十五这一天，俺娘儿们正在南门铺子里，半夜里听见人嚷说：‘水下来了！’大家听说，都连忙起来。这一天本来很热，人多半是穿着褂裤，在院子里睡的。雨来的时候，才进屋子去；刚睡了一矇矇觉，就听外边嚷起来了，连跑到街上看，城也开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头，本有个小埵，每年倒口子用的，埵有五尺多高，这些人都出去守小埵。那时雨才住，天还阴着。

一霎时，只见城外人，拚命价望城里跑；又见县官也不

坐轿子，跑进城里来，上了城墙。只听一片声嚷说：‘城外人家，不许搬东西！叫人赶紧进城，就要关城，不能等了！’俺们也都扒到城墙上去看，这里许多人用蒲包装泥，预备堵城门。县大老爷在城上喊：‘人都进了城了，赶紧关城。’城厢里头本有预备的土包，关上城，就用土包把门后头叠上了。

俺有个齐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墙。这时候，云彩已经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妈看见齐二叔，问他：‘今年怎正利害？’齐二叔说：‘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来，初起不过尺把高。正水头到了，也不过二尺多高，没有过三尺的。总不到顿把饭工夫，水头就过去，总不过二尺来往水。今年这水，真霸道！一来就一尺多，一霎就过了二尺！县大老爷看势头不好，恐怕小埝守不住，叫人赶紧进城罢。那时水已将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这两天没见，敢是在庄子上么？可担心的很呢！’俺妈就哭了，说：‘可不是呢！’

当时只听城上一片嘈嚷，说：‘小埝漫咧！小埝漫咧！’城上的人呼呼价往下跑。俺妈哭着就地一坐，说：‘俺就死在这儿不回去了！’俺没法，只好陪着在旁边哭。只听人说：‘城门缝里过水！’那无数人就乱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铺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门缝子。一会儿把咱街上估衣铺的衣服，布店里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门缝子。渐渐听说：‘不过水了！’又听嚷说：‘土包单薄，恐怕挡不住！’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里去搬粮食口袋，望城门洞里去填。一会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纸店里的纸，棉花店里的棉花，又是搬个干尽。

那时天也明了，俺妈也哭昏了，俺也没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里不住的听人说：‘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经过了屋檐！这水头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吗！从来没听说过有过这们大的水！’后来还是店里几个伙计，上来把俺妈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里，那可象样子了！听见伙计说：‘店里整布袋的粮食都填满了城门洞，囤子里的散粮被乱人抢了一个精光。只有泼酒在地下的，扫了扫，还有两三担粮食。’店里原有两个老妈子，他们家也在乡下，听说这们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没有命的，直哭的想死不想活。

一直闹到太阳大歪西，伙计们才把俺妈灌醒了。大家喝了两口小米稀饭。俺妈醒了，睁开眼看看，说：‘老奶奶呢？’他们说：‘在屋里睡觉呢，不敢惊动他老人家。’俺妈说：‘也得请他老人家起来吃点么呀！’待得走到屋里，谁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觉，是吓死了。摸了摸鼻子里，已经没有气。俺妈看见，哇的一声，吃的两口稀饭，跟着一口血块子一齐呕出来，又昏过去了。亏得个老王妈在老奶奶身上尽自摩挲，忽然嚷道：‘不要紧！心口里滚热的呢。’忙着嘴对嘴的吹气，又喊快拿姜汤来。到了下午时候，奶奶也过来了，俺妈也过来也，这算是一家平安了。

有两个伙计，在前院说话：‘听说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这个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是进了城，怕一个活的也没有！’又一个伙计道：‘县大老爷还在城里，料想是不要紧的。’”

老残对人瑞道：“我也听说，究竟是谁出的这个主意，拿

的是什么书，你老哥知道么？”人瑞道：“我是庚寅年来的，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听人说，未知确否。据说是史钩甫史观察创的议，拿的就是贾让的《治河策》。他说当年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那天司道都在院上，他将这几句指与大家看，说：‘可见战国时两堤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没有河患。今日两民埝相距不过三四里，即两大堤相距尚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废民埝，河患断无已时。’宫保说：‘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只是这夹堤里面尽是村庄，均属膏腴之地，岂不要破坏几万家的生产吗？’他又指《治河策》给宫保看，说：‘请看这一段说：难者将曰：若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说：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尚且为之，况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宫保以为夹堤里的百姓，庐墓生产可惜。难道年年决口就不伤人命吗？此一劳永逸之事。所以贾让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恙，故谓之上策。汉朝方制，不过万里，尚不当与水争地；我国家方制数万里，若反与水争地，岂不令前贤笑后生吗？又指储同人批评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汉以来，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读书人无不知贾让《治河策》等于圣经贤传，惜治河者无读书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宫保若能行此上策，岂不是贾让二千年后得一知己？’

功垂竹帛，万世不朽！’宫保皱着眉头道：‘但是一件要紧的事，只是我舍不得这十几万百姓现在的身家。’两司道：‘如果可以一劳永逸，何不另酬一笔款项，把百姓迁徙出去呢？’宫保说：‘只有这个办法，尚属较妥。’后来听说筹了三十万银子，预备迁民。至于为什么不迁，我却知道了。”

人瑞对着翠环说道：“后来怎么样呢？你说呀。”翠环道：“后来我妈拿定主意，听他去，水来，俺就淹死去！”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齐东县，俺住在北门。俺三姨家北门离民埕挺近，北门外大街铺子又整齐，所以街后两个小埕都不小，听说是一丈三的顶。那边地势又高，所以北门没有漫过来。十六那天，俺到城墙上，看见那河里漂的东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户门扇。那死人，更不待说，漂的满河都是，不远一个，不远一个，也没人顾得去捞。有有钱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来。”

老残道：“船呢？上那里去了？”翠花道：“都被官里拿了差，送馒头去了。”老残道：“送馒头给谁吃？要这些船干啥？”翠花道：“馒头功德可就大了！那庄子上的人，被水冲的有一大半，还有一少半呢，都是极机灵的人，一见水来，就上了屋顶，所以每一个庄子里屋顶上总有百把几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儿摸吃的去呢？有饿急了，重行跳到水里自尽的。亏得有抚台派的委员，驾着船各处去送馒头，大人三个，小孩两个，第二天又有委员驾着空船，把他们送到北岸。这不是好极的事吗？谁知这些浑蛋还有许多蹲在屋顶上不肯下来呢！问他为啥，他说在河里有抚台给他送馍馍，到了北岸就没人

管他吃，那就饿死了。其实抚台送了几天就不送了，他们还是饿死。俺说这些人浑不浑呢？”

老残向人瑞道：“这事真正荒唐！是史观察不是，虽未可知。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又问翠环道：“后来你爹找着了没有？还是就被水冲去了呢？”翠环收泪道：“那还不是跟水去了吗！要是活着，能不回家来吗？”大家叹息了一回。

老残又问翠花道：“你才说他，到了明年，只怕要过今年这个日子也没有了，这话是个什么缘故？”翠花道：“俺这个爹不是死了吗？丧事里多花了一百几十吊钱；前日俺妈赌钱，掷骰子又输了二三百吊钱。共总亏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万过不去的了。所以前儿打算把环妹卖给蒯二秃子家。这蒯二秃子出名的利害，一天没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妈要他三百银子，他给了六百吊钱，所以没有说妥。你老想，现在到年，还能有多少天？这日子眼看着越过越紧，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卖吗？这一卖，翠环可就够他难受了。”

老残听了，默无一言。翠环却只揩泪，黄人瑞道：“残哥，我才说，为他们的事情要同你商议，正是这个缘故。我想，眼看着一个老实孩子送到鬼门关里头去，实在可怜。算起不过三百银子的事情，我愿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几个朋友凑凑，你老哥也随便出几两，不拘多少。但是这个名我却不能担，倘

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这事就容易办了。你看好不好？”老残道：“这事不难。银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罢。再要跟人家化缘，就不妥当了。只是我断不能要他，还得再想法子。”

翠环听到这里，慌忙跳下炕来，替黄、铁二公磕了两个头，说道：“两位老爷菩萨，救命恩人，舍得花银子把我救出火坑，不管做什么，丫头老妈子，我都情愿。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禀明在前：我所以常挨打，也不怪俺这妈，实在是俺自己的过犯。俺妈当初，因为实在饿不过了，所以把我卖给俺这妈，得了二十四吊钱，谢犒中人等项，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钱，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这钱可就光了。俺妈领着俺个小兄弟讨饭吃，不上半年，连饿带苦，也就死了，只剩了俺一个小兄弟，今年六岁。亏了俺有个旧街坊李五爷，现在也住在这齐河县，做个小生意。他他领了去，随便给点吃吃。只是他自顾还不足的人，那里能管他饱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说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遇着好客，给个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两个月攒个三千两吊的给他寄来。现在蒙两位老爷救我出来，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说了，我总能苦几个钱给他寄来。倘要远去呢，请两位恩爷总要想办法，许我把这个孩子带着，或寄放在庵里庙里，或找个小户人家养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爷的恩典，结草衔环，一定会报答你二位的！可怜俺田家就这一线的根苗！”说到这里，便又号啕痛哭起来。

人瑞道：“这又是一点难处。”老残道：“这也没有什么难，

我自有个办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妹两个一辈子不离开就是了。你别哭，让我们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们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来了。快快别哭罢。”翠环听罢，赶紧忍住泪，骨冬骨冬替他们每人磕了几个响头。老残连忙将他搀起。谁知他磕头的时候，用力太猛，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包，包又破了，流血呢。

老残扶他坐下，说：“这是何苦来呢！”又替他把额上血轻轻揩了，让他在炕上躺下，这就来同人瑞商议说：“我们办这件事，当分个前后次第：以替他赎身为第一步，以替他择配为第二步。赎身一事又分两层：以私商为第一步，公断为第二步。此刻别人出他六百吊，我们明天把他领家的叫来，也先出六百吊，随后再添。此种人不宜过于爽快；你过爽快，他就觉得奇货可居了。此刻银价每两换两吊七百文，三百两可换八百一十吊，连一切开销，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领家的来，口气何如：倘不执拗，自然私了的为是；如怀疑刁狡呢，就托齐河县替他当堂公断一下，仍以私了结局。人翁以为何如？”人瑞道：“极是，极是！”老残道：“老哥固然万无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说是替个亲戚办的就是了。等到事情办妥，再揭明择配的宗旨；不然，领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这个办法，一点不错。”老残道：“银子是你我各出一半，无论用多少，皆是这个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颇不敷用，要请你老哥垫一垫，到了省城，我就还你。”人瑞道：“那不要紧，赎两个翠环，我这里的银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办妥，老哥还不还都不要紧的。”老残道：“一定要还的！我在有容堂还存着四百多银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没饭吃。你放心罢。”

人瑞道：“就是这们办。明天早起，就叫他们去喊他领家的去。”翠花道：“早起伧别去喊。明天早起，我们姐儿俩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倘若被他们知道这个意思，他一定把环妹妹藏到乡下去，再讲盘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况且他们抽鸦片烟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们姐儿俩来，然后去叫俺妈，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这事千万别说我说的。环妹妹是超升了的人，不怕他，俺还待在火坑里过活两年呢。”人瑞道：“那自然，还要你说吗！明天我先到县衙门里，顺便带个差人来。倘若你妈作怪，我先把翠环交给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说着，大家都觉得喜欢得很。

老残便对人瑞道：“他们事已议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说的那个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真话是假话？说了我好放心。”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话说老残与黄人瑞，方将如何拔救翠环之法商议停妥，老残便向人瑞道：“你适才说，有个惊天动地的案子，其中关系着无限的人命，又有天矫离奇的情节，到底是真是假？我实实的不放心。”人瑞道：“别忙，别忙。方才为这一个毛丫头的事，商议了半天。正经勾当，我的烟还没有吃好。让我吃两口烟，提提神，告诉你。”

翠环此刻心里蜜蜜的高兴，正不知如何是好。听人瑞要吃烟，赶紧拿过签子来，替人瑞烧了两口吃着。人瑞道：“这齐河县东北上，离城四十五里，有个大村镇，名叫齐东镇，就是周朝齐东野人的老家。这庄上有三四千人家，有条大街，有十几条小街。路南第三条小街上，有个贾老翁。这老翁年纪不过五十望岁，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时，有三十多岁了，二十岁上娶了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贾这两家都是靠庄田吃饭，每人家有四五十顷地。魏家没有儿子，只有这个女儿，却承继了一个远房侄儿在家，管理一切事务。只是这个承继儿子不甚学好，所以魏老儿很不喜欢他，却喜欢这个女婿如同珍宝一般。谁知这个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时气，

到了八月半边，就一命呜呼哀哉死了。过了百日，魏老头恐怕女儿伤心，常常接回家来过个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闷。

这贾家呢，第二个儿子今年二十四岁，在家读书，人也长的清清秀秀的，笔下也还文从字顺。贾老儿既把个大儿子死了，这二儿子便成了个个宝贝，恐怕他劳神，书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儿今年十九岁，像貌长的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干，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个浑名，叫做‘贾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个读书人家的女儿，性格极其温柔，轻易不肯开口，所以人越发看他老实没用，起他个浑名叫‘二呆子’。

这贾探春长到一十九岁，为何还没有婆家呢？只因为他才貌双全，乡庄户下，那有那们俊俏男子来配他呢？只有邻村一个吴二浪子，人却生得倜傥不群，像貌也俊，言谈也巧。家道也丰富，好骑马射箭。同这贾家本是个老亲，一向往来，彼此女眷都是不回避的。只有这吴二浪子曾经托人来求亲。贾老儿掂量这个亲事倒还做得；只是听得人说，这吴二浪子，乡下已经偷上了好几个女人。又好赌，又时常好跑到省城里去顽耍，动不动一两个月的不回来。心里算计，这家人家，虽算乡下的首富，终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没有应许。以后却是再要找个人材家道相平的，总找不着，所以把这亲事就平搁下了。

今年八月十三是贾老大的周年，家里请和尚拜了三天忏，是十二、十三、十四三天。经忏拜完，魏老儿就接了姑娘回家过节。谁想当天下午，陡听人说，贾老儿家全家丧命。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话了！连忙跑来看时，却好乡约、里正俱

已到齐。全家人都死尽，止有贾探春和他姑妈来了，都哭的泪人似的。顷刻之间，魏家姑奶奶就是贾家的大娘子，也赶到了。进得门来，听见一片哭声，也不晓得青红皂白，只好号啕大哭。

当时里正前后看过，计门房死了看门的一名，长工二名，厅房堂屋倒在地下死了书童一名，厅房里间贾老儿死在炕上，二进上房，死了贾老二夫妻两名，旁边老妈子一名，炕上三岁小孩子一名，厨房里老妈子一名，丫头一名，厢房里老妈子一名，前厅厢房里管帐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口。当时具禀，连夜报上县来。

县里次日一清早，带同仵作下乡一一相验。没有一个受伤的人，骨节不硬，皮肤不发青紫。既非杀伤，又非服毒，这没头案子就有些难办。一面贾家办理棺敛，一面县里具禀申报抚台。县里正在序稿，突然贾家遣个报告，言已查出被人谋害形迹。”

方说到这里，翠环抬起头来喊道：“伫瞧！窗户怎样这们红呀？”一言未了，只听得必剥剥的声音，外边人声嘈杂，大声喊叫说：“起火！起火！”几个连忙跑出上房门来，才把帘子一掀，只见那火正是老残住的厢房后身。老残连忙身边摸出钥匙去开房门上的锁，黄人瑞大声喊道：“多来两个人帮铁老爷搬东西！”老残刚把铁锁开了，将门一推，只见房内一大团黑烟，望外一扑，那火舌已自由窗户里冒出来了。老残被那黑烟冲来，赶忙望后一退，却被一块砖头绊住，跌了一交。恰好那些来搬东西的人，正自赶到，就势把老残扶起，搀过东边去了。

当下看那火势，怕要连着上房，黄人瑞的家人就带着众人，进上房去抢搬东西。黄人瑞站在院心里，大叫道：“赶先把那帐箱搬出，别的却还在后！”说时，黄升已将帐箱搬出。那些人多手杂的，已将黄人瑞箱笼行李都搬出来放在东墙脚下。店家早已搬了几条长板凳来，请他们坐。人瑞检点物件，一样不少，却还多了一件，赶忙叫人搬往柜房里去。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来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知道县官必来看火，倘若见了，有点难堪，所以叫人搬去。并对二翠道：“你们也往柜房里避一避去，立刻县官就要来的。”二翠听说，便顺墙根走往前面去了。

且说火起之时，四邻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寻觅了水桶水盆之类，赶来救火。无奈黄河西岸俱已冻得实实的，当中虽有流水之处，人却不能去取。店后有个大坑塘，却早冻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两口井里有水，你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中何用呢？这些人人急智生，就把坑里的冰凿开，一块一块的望火里投。那知这冰的力量比水还大，一块冰投下去，就有一块地方没了火头。这坑正在上房后身，有七八个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后边有数十个人运冰上屋，屋上人接着望火里投。一半投到火里，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这边来。

老残与黄人瑞正在东墙看人救火，只见外面一片灯笼火把，县官已到，带领人夫手执挠钩长杆等件，前来救火。进得门来，见火势已衰，一面用挠钩将房扯倒，一面饬人取黄河浅处薄冰抛入水里，以压火势，那火也就渐渐的熄了。

县官见黄人瑞立在东墙下，步上前来，请了一个安，说

道：“老宪台受惊不小！”人瑞道：“也还不怎样，但是我们补翁烧得苦点。”因向县官道：“子翁，我介绍你会个人。此人姓铁，号补残，与你颇有关系，那个案子上要倚赖他才好办。”县官道：“噯呀呀！铁补翁在此地吗？快请过来相会。”人瑞即招手大呼道：“老残，请这边来。”老残本与人瑞坐在一条凳上，因见县官来，踱过人丛里，借看火为回避。今闻招呼，遂走过来，与县官作了个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话头。县官有马扎子，老残与人瑞仍坐长凳子上。原来这齐河县姓王，号子谨，也是江南人，与老残同乡。虽是个进士出身，倒不糊涂。

当下人瑞对王子谨道：“我想阁下齐东村一案，只有请补翁写封信给宫保，须派白子寿来，方得昭雪。那个绝物也不敢过于倔强。我辈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的。补翁是方外人，无须忌讳。尊意以为何如？”子谨听了，欢喜非常，说：“贾魏氏活该有救星了！好极，好极！”老残听得没头没脑，答应又不是，不答应又不是，只好含糊唯诺。

当时火已全熄，县官要扯二人到衙门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烧着，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是铁公未免无家可归了。”老残道：“不妨，不妨！此时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明后，我自会上街置办行李，毫不碍事。”县官又苦苦的劝老残到衙门里去。老残说：“我打搅黄兄是不妨的，请放心罢。”县官又殷勤问：“烧些什么东西？未免大破财了。但是教县购办得出的，自当稍尽绵薄。”老残笑道：“布衾一方，竹筒一只，布衫裤两件，破书数本，铁串铃一枚，如此而已。”县官笑道：“不确罢。”也就笑着。

正要告辞，只见地保同着差人，一条铁索，锁了一个人来，跪在地下，象鸡子签米似的，连连磕头，嘴里只叫：大老爷天恩！大老爷天恩！”那地保跪一条腿在地下，喊道：“火就是这个老头儿屋里起的，请大老爷示：还是带回衙门去审，还是在这里审？”县官便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那里人？怎么样起的火？”只见那地下的人又连连磕头，说道：“小的姓张，叫张二，是本城里人，在这隔壁店里做长工。因为昨儿从天明起来，忙到晚上二更多天，才稍为空闲一点，回到屋里睡觉。谁知小衫裤汗湿透了，刚睡下来，冷得异样，越冷越打战战，就睡不着了。小的看这屋里放着好些粟秸，就抽了几根，烧着烤一烤。又想起窗户台上有上房客人吃剩下的酒，赏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煨热了，喝了几钟。谁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点暖气，又有两杯酒下了肚，糊里糊涂，坐在那里，就睡着了。刚睡着，一霎儿的工夫，就觉得鼻子里烟呛的难受。慌忙睁开眼来，身上棉袄已经烧着了一大块，那粟秸打的壁子已通着了。赶忙出来找水来泼，那火已自出了屋顶，小的也没有法子了。所招是实，求大老爷天恩！”县官骂了一声“浑蛋”，说：“带到衙门里办去罢！”说罢，立起身来，向黄、铁二公告辞。又再三叮嘱人瑞，务必设法玉成那一案，然后匆匆的去了。

那时火已熄尽，只冒白气。人瑞看着黄升带领众人，又将物件搬入，依旧陈列起来。人瑞道：“屋子里烟火气太重，烧盒万寿香来薰薰。”人瑞笑向老残道：“铁公，我看你还忙着回屋去不回呢！”老残道：“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倘若我在屋里，不至于被他烧得这们干净。”人瑞道：“咦！不害臊！

要是让你回去，只怕连你还烧死在里头呢！你不好好的谢我，反来埋怨我，真是不识好歹。”老残道：“难道我是死人吗？你不赔我，看我同你干休吗！”

说着，只见门帘掀起，黄升领了一个戴大帽子的进来，对着老残打了一个千儿，说：“敝上说给铁大老爷请安。送了一副铺盖来，是敝上自己用的，腌臢点，请大老爷不要嫌弃。明天叫裁缝赶紧做新的送过来，今夜先将就点儿罢。又狐皮袍子马褂一套，请大老爷随使用罢。”老残立起来道：“累你们贵上费心。行李暂且留在这里，借用一两天，等我自己买了，就缴还。衣裳我都已经穿在身上，并没有烧掉，不劳贵上费心了。回去多多道谢。”那家人还不肯把衣服带去。仍是黄人瑞说：“衣服，铁老爷决不肯收的。你就说我说的，你带回去罢。”家人又打了个千儿去了。

老残道：“我的烧去也还罢了，总是你瞎倒乱，平白的把翠环的一卷行李也烧在里头，你说冤不冤呢？”黄人瑞道：“那才更不要紧呢！我说他那铺盖总共值不到十两银子，明日赏他十五两银子，他妈要喜欢的受不得呢。”翠环道：“可不是呢，大约就是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卷铺盖害了铁爷许多好东西都毁掉了。”老残道：“物件到没有值钱的，只可惜我两部宋板书，是有钱没处买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数，只索听他罢了。”人瑞道：“我看宋板书到也不稀奇，只是可惜你那摇的串铃子也毁掉，岂不是失了你的衣钵饭碗了吗？”老残道：“可不是呢。这可应该你赔了罢，还有什么说的？”人瑞

道：“罢，罢，罢！烧了他的铺盖，烧了你的串铃，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对着翠环作了个揖，又对老残作了个揖，说道：“从今以后，他也不用做卖皮的婊子，你也不要做说嘴的郎中了！”

老残大叫道：“好，好，骂的好苦！翠环，你还不快去拧他的嘴！”翠环道：“阿弥陀佛！总是两位的慈悲！”翠花点点头道：“环妹由此从良，铁老由此做官，这把火到也实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残道：“依你说来，他却从良，我却从贱了？”黄人瑞道：“闲话少讲，我且问你：是说话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说话，我就把那奇案再告诉你。”随即大叫一声：“来啊！”

老残道：“你说，我很愿意听。”人瑞道：“不是方才说到贾家遣丁报告，说查出被人谋害的情形吗？原来这贾老儿桌上有吃残了的半个月饼，一大半人房里都有吃月饼的痕迹。这月饼却是前两天魏家送得来的。所以贾家新承继来的个儿子名叫贾干，同了贾探春告说是他嫂子贾魏氏与人通奸，用毒药谋害一家十三口性命。齐河县王子谨就把这贾干传来，问他奸夫是谁，却又指不出来。食残的月饼，只有半个，已经擘碎了，馅子里却是有点砒霜。

王子谨把这贾魏氏传来问这情形。贾魏氏供：‘月饼是十二日送来的。我还在贾家。况当时即有人吃过，并未曾死。’又把那魏老儿传来。魏老儿供称：‘月饼是大街上四美斋做的，有毒无毒，可以质证了。’及至把四美斋传来，又供月饼虽是

他家做的，而馅子却是魏家送得来的。就是这一节，却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暂且收管。虽然收管，却未上刑具，不过监里的一间空屋，听他自己去布置罢了。子谨心里觉得件作相验，实非中毒；自己又亲身细验，实无中毒情形。即使月饼中有毒，未必人人都是同时吃的，也没有个毒轻毒重的分别吗？

苦主家催求讯断得紧，就详了抚台，请派员会审。前数日，齐巧派了刚圣慕米。此人姓刚，名弼，是吕谏堂的门生，专学他老师，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得来，就把那魏老儿上了一夹棍，贾魏氏上了一拶子。两个人都晕绝过去，却无口供。那知冤家路儿窄：魏老儿家里的管家的却是愚忠老实人，看见主翁吃这冤枉官司，遂替他筹了些款，到城里来打点，一投投到一个乡绅胡举人家。……”

说到此处，只见黄升揭开帘子走进来，说：“老爷叫呀。”人瑞道：“收拾铺盖。”黄升道：“铺盖怎样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说：“外间冷，都睡到里边去罢。”就对老残道：“里间炕很大，我同你一边睡一个，叫他们姐儿俩打开铺盖卷睡当中，好不好？”老残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栖了。”人瑞道：“守着两个，还孤栖个什么呢？”老残道：“管你孤栖不孤栖，赶紧说，投到这胡举人家怎么样呢？”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话说老残急忙要问他投到胡举人家便怎样了。

人瑞道：“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我还要抽两口烟呢！”老残急于要听他说，就叫：“翠环，你赶紧烧两口，让他吃了好说。”翠环拿着签子便烧。黄升从里面把行李放好，出来回道：“他们的铺盖，叫他伙计来放。”人瑞点点头。一刻，见先来的那个伙计，跟着黄升进去了。

原来马（码）头上规矩：凡妓女的铺盖，必须他伙计自行来放，家人断不肯替他放的；又兼之铺盖之外还有什么应用的物事，他伙计知道放在什么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别人放的，就无处寻觅了。

却说伙计放完铺盖出来，说道：“翠环的烧了，怎么样呢？”人瑞道：“那你就不要管罢。”老残道：“我知道。你明天来，我赔你二十两银子，重做就是了。”伙计说：“不是为银子，老爷请放心，为的是今儿夜里。”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还不明白吗？”翠花也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罢。”那伙计才低着头出去。

人瑞对黄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里多添点炭，坐一壶开水在旁边，把我墨盒子笔取出来，取几张红格子白八行书同信封子出来，取两枝洋蜡，都放在桌上，你就睡去罢。”黄升答应了一声“是”，就去照办。

这里人瑞烟也吃完。老残问道：“投到胡举人家怎样呢？”人瑞道：“这个乡下糊涂老儿，见了胡举人，扒下地就磕头，说：‘如能救得我主人的，万代封侯！’胡举人道：‘封侯不济事，要有钱才能办事呀。这大老爷，我在省城里也与他同过席，是认得的。你先拿一千银子来，我替你办。我的酬劳在外。’那老儿便从怀里摸出个皮靴页（掖）儿来，取出五百一张的票子两张，交与胡举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结无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办。’胡举人点点头，吃过午饭，就穿了衣冠来拜老刚。”

老残拍着炕沿道：“不好了！”人瑞道：“这浑蛋的胡举人来了呢，老刚就请见，见了略说了几句套话。胡举人就把这一千银票子双手捧上，说道：‘这是贾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

老残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还好，却是没有翻。”老残道：“怎么样呢？”人瑞道：“老刚却笑嘻嘻的双手接了，看了一眼，说道：‘是谁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吗？’胡举人道：‘这是同裕的票子，是敝县第一个大钱庄，万靠得住。’老刚道：‘这们大个案情，一千银子那能行呢？’胡举人道：‘魏家人说，只要早早了结。没事，就再花多些，他也愿意。’老刚道：‘十三条人命，一千银子一条，也还值一万三呢。——’

也罢，既是老兄来，兄弟情愿减半算，六千五百两银子罢。’胡举人连声答应道：‘可以行得，可以行得！’

“老刚又道：‘老兄不过是个介绍人，不可专主，请回去切实问他一问，也不必开票子来，只须老兄写明云：减半六五之数，前途愿出。兄弟凭此，明日就断结了。’胡举人欢喜的了不得，出去就与那乡下老儿商议。乡下老儿听说官司可以了结无事，就擅专一回，谅多年宾东，不致遭怪。况且不要现银子，就高高兴兴的，写了个五千五百两的凭据交与胡举人。又写了个五百两的凭据，为胡举人的谢仪。这浑蛋胡举人写了一封信，并这五千五百两凭据，一并送到县衙门里来。老刚收下，还给个收条。

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同王子谨会审的。这些情节，子谨却一丝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声‘带人’。那衙役们早将魏家父女带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样子。两人跪到堂上，刚弼便从怀里摸出那个一千两银票并那五千五百两凭据和那胡举的书子，先递给子谨看了一遍，子谨不便措辞，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刚弼等子谨看过，便问魏老儿道：‘你认得字吗？’魏老儿供：‘本是读书人，认得字。’又问贾魏氏：‘认得字吗？’供：‘从小上过几年学，认字不多。’老刚便将这银票、笔据叫差人送与他父女们看。他父女回说：‘不懂这是什么原故。’刚弼道：‘别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这个凭据是谁的笔迹，下面注着名号，你也不认得吗？’叫差人：‘你再给那个老头儿看！’魏老儿看过，供道：‘这凭据是小的家里管事的写的，但不知他为什么事写的。’

刚粥哈哈大笑说：‘你不知道，等我来告诉你，你就知道了！昨儿有个胡举人来拜我，先送一千两银子，说你们这一案，叫我设法儿开脱。又说如果开脱，银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们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前日颇能熬刑，不如趁势讨他个口气罢，我就对胡举人说：你告诉他管事的去，说害了人家十三条性命，就是一千两银子一条，也该一万三千两。胡举人说：恐怕一时拿不出许多。我说：只要他心里明白，银子便迟些日子不要紧的。如果一千银子一条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两银子一条命，也该六千五百两，不能再少。胡举人连连答应。我还怕胡举人孟浪。再三叮嘱他，叫他把这折半的道理，告诉你们管事的。如果心服情愿，叫他写个凭据来，银子早迟不要紧的。第二天，果然写了这个凭据来。我告诉你，我与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隐害你们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个朝廷家的官，又是抚台特特委我来，帮着王大老爷来审这案子。我若得了你们的银子，开脱了你们，不但辜负抚台的委任，那十三条冤魂，肯依我吗？我再详细告诉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这是第一据。在我这里花的是六千五百两，在别处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也应该六千五百两，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员代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为什么他毫无疑义，就照五百两一条命算帐呢？是第二据。——我劝你们早迟总得招认，免得饶上许多刑具的苦楚。’

那父女两个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刚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这样开导你们，还是不招，再替我夹拶起来？’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应了一声‘嘎’，夹棍拶子望堂上一摔，惊魂动魄价响。正要动刑，刚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来，我对你讲。’几个差役走上几步，跪一条脚，喊道：‘请大老爷示。’刚弼道：‘你们伎俩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紧的呢，你们得了钱，用刑就轻些，让犯人不甚吃苦。你们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过来的了，你们得了钱，就猛一紧，把那犯人当堂治死，成全他个整尸首，本官又有个严刑毙命的处分：我是全晓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贾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但背神色不好，就松刑，等他回过气来再拶。预备十天工夫，无论你什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

可怜一个贾魏氏，不到两天，就真熬不过了，哭得一丝半气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说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谋害的，父亲委实不知情！’刚弼道：‘你为什么害他全家？’魏氏道：‘我为妯娌不和，有心谋害。’刚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个人很够了，为什么毒他一家子呢？’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没有法子，只好把毒药放在月饼馅子里。因为他最好吃月饼，让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刚弼问：‘月饼馅子里，你放的什么毒药呢？’供：‘是砒霜。’‘那里来的砒霜呢？’供：‘叫人药店里买的。’‘那家药店里买的呢？’‘自己不曾上街，叫人买的，所以不晓得那家药店。’问：‘叫谁买的呢？’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长工王二。’问：‘既是王二替你买的，何以他又肯吃这月饼

受毒死了呢?’供：‘我叫他买砒的时候，只说为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问：‘你说你父亲不知情，你岂有个不同他商议的呢?’供：‘这砒是在婆家买的，买得好多天了。正想趁这个机会放在小婢吃食碗里，值几日都无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们做月饼馅子。问他们何用，他们说送我家节礼，趁无人的时候，就把砒霜搅在馅子里了。’

刚弼点点头道：‘是了，是了。’又问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丝不错。只是我听人说，你公公平常待你极为刻薄，是有的罢?’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亲身女儿一般恩惠，没有再厚的了。’刚弼道：‘你公公横竖已死，你何必替他回护呢?’魏氏听了，抬起头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叫道：‘刚大老爷！你不过要成就我个凌迟的罪名！现在我已遂了你的愿了，既杀了公公，总是个凌迟！你又何必要坐成个故杀呢？——你家也有儿女呀！劝你退后些罢！’刚弼一笑道：‘论做官的道理呢，原该追究个水尽山穷；然既已如此，先让他把这个供画了。’”

再说黄人瑞道：“这是前两天的事，现在他还要算计那个老头子呢。昨日我在县衙门里吃饭，王子谨气得要死。憋得不好开口，一开口，仿佛得了魏家若干银子似的。李太尊在此地，也觉得这案情不妥当，然也没有法想，商议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寿弄来才行。这瘟刚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还靠得住些。白子寿的人品学问，为众所推服，他还不肯藐视，舍此更无能制伏他的人。只是一两天内就要上详，宫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设法了。只

是没法通到宫保面前去，凡我们同寅都要避点嫌疑，昨日我看见老哥，我从心眼里欢喜出来，请你想个什么法子。”

老残道：“我也没有长策。不过这种事情，其势已迫，不能计出万全的。只有就此情形，我详细写封信禀宫保，请宫保派白太尊来覆审。至于这一炮响不响，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尽心力替他做一下就罢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迟，笔墨纸张都预备好了，请你老人家就此动笔。翠环，你去点蜡烛，泡茶。”

老残凝了一凝神，就到人瑞屋里坐下。翠环把洋烛也点着了，老残揭开墨盒，拔出笔来，铺好了纸，拈笔便写。那知墨盒子已冻得象块石头，笔也冻得象个枣核子，半笔也写不下去。翠环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残将笔拿在手里，向着火盆一头烘，一头想。半霎功夫，墨盒里冒白气，下半边已烊了。老残蘸墨就写，写两行，烘一烘。不过半个多时辰，信已写好，加了个封皮。打算问人瑞，信已写妥，交给谁送去？对翠环道：“你请黄老爷进来。”

翠环把房门帘一揭，格格的笑个不止，低低喊道：“铁老，你来瞧！”老残望外一看，原来黄人瑞在南首，双手抱着烟枪。头歪在枕头上，口里拖三四寸长一条口涎，腿上却盖了一条狼皮褥子。再看那边，翠花睡在虎皮毯上。两只脚都缩在衣服里头，两只手超在袖子里。头却不在枕头上，半个脸缩在衣服大襟里，半个脸靠着袖子。两个人都睡得实沉沉的了。

老残看了说：“这可要不得，快点喊他们起来！”老残就去拍人瑞，说：“醒醒罢，这样要受病的！”人瑞惊觉，懵里

懵懂的，睁开眼说道：“呵，呵！信写好了吗？”老残说：“写好了。”人瑞挣扎着坐起。只见口边那条涎水，由袖子上滚到烟盘里，跌成几段，原来久已化作一条冰了！老残拍人瑞的时候，翠花却到翠环身边，先向他衣服摸着两只脚，用力往外一扯。翠花惊醒，连喊：“谁，谁，谁？”连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冻死我了！”

两人起来，都奔向火盆就暖，那知火盆无人添炭，只剩一层白灰，几星余火，却还有热气。翠环道：“屋里火盆旺着呢，快向屋里烘去罢。”四人遂同到里边屋来。翠花看铺盖，三分俱已摊得齐楚。就去看他县里送来的，却是一床蓝湖绉被，一床红湖绉被，两条大呢褥子，一个枕头。指给老残道：“伫瞧这铺盖好不好？”老残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瑞道：“信写完了，请你看看。”

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过信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说：“很切实的。我想总该灵罢。”老残道：“怎样送去呢？”人瑞腰里摸出表来一看，说：“四下钟，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县里差个人去。”老残道：“县里人都起身得迟，不如天明后，同店家商议，雇个人去更妥。只是这河难得过去。”人瑞道：“河里昨晚就有人跑凌，单身人过河很便当的。”大家烘着火，随便闲话。

两三点钟工夫，极容易过，不知不觉，东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黄升，叫他向店家商议，雇个人到省城送信，说：“不过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条来，我赏银十两。”停了一刻，只见店伙同了一个人来说：“这是我兄弟，如

大老爷送信，他可以去。他送过几回信，颇在行，到衙门里也敢进去，请大老爷放心。”当时人瑞就把上抚台的禀交给他，自收拾投递去了。

这里人瑞道：“我们这可该睡了。”黄、铁睡在两边，二翠睡在当中，不多一刻都已鼾睡着。一觉醒来，已是午牌时候。翠花家伙计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两个回去，将铺盖卷了，一并掬着就走。人瑞道：“傍晚就送他们姐儿俩来，我们这儿不派人去叫了。”伙计答应着“是”，便同两人前去。翠环回过头来眼泪汪汪的道：“伫别忘了阿！”人瑞、老残俱笑着点点头。

二人洗脸。歇了片刻就吃午饭。饭毕，已两下多钟，人瑞自进县署去了，说：“倘有回信，喊我一声。”老残说：“知道，你请罢。”

人瑞去后，不到一个时辰，只见店家领那送信的人，一头大汗，走进店来。怀里取出一个马封，紫花大印，拆开，里面回信两封：一封是庄宫保亲笔，字比核桃还大。一封是内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现署泰安，即派人去代理，大约五七天可到。”并云：“宫保深盼阁下少候两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残看了，对送信人说：“你歇着罢，晚上来领赏。喊黄二爷来。”店家说：“同黄大老爷进衙门去了。”

老残想：“这信交谁送去呢？不如亲身去走一遭罢。”就告店家，锁了门，竟自投县衙门来。进了大门，见出出进进人役甚多，知有堂事。进了仪门，果见大堂上阴气森森，许

多差役两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什么案情？”立在差役身后，却看不见。只听堂上嚷道：“贾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无可挽回。你却力开脱你那父亲，说他并不知情，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县也没有个不成全你的。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奸夫来，你父亲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奸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这样苦法，他到躲得远远的，连饭都不替你送一碗，这人的情义也就很薄的了，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来，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担着死罪。圣人云：‘人尽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为了父亲尚且顾不得他，何况一个相好男人呢！我劝你招了的好。”只听底下只是嚤嚤啜泣。又听堂上喝道：“你还不招吗？不招我又要动刑了！”

又听底下一丝半气的说了几句，听不出什么话来。只听堂上嚷道：“他说什么？”听一个书吏上去回道：“贾魏氏说，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爷怎样分付，他怎样招。叫他捏造一个奸夫出来，实实无从捏造。”又听堂上把惊堂一拍，骂道：“这个淫妇，真正刁狡！拶起来！”堂下无限的人大叫了一声：“嘎”，只听跑上几个人去，把拶子往地下一摔，霍绰的一声，惊心动魄。

老残听到这里，怒气上冲，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开，大叫一声：“站开！让我过去！”差人一闪。老残走到中间，只见一个差人一手提着贾魏氏头发，将头提起，两个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拶子。老残走上，将差人一扯，说道：“住手！”便大摇大摆走上暖阁，见公案上坐着两人，下首是

王子谨，上首心知就是这刚弼了，先向刚弼打了一躬。子谨见是老残，慌忙立起。刚弼却不认得，并不起身，喝道：“你何人？敢来搅乱公堂！拉他下去！”

未知老残被拉下去，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话说老残看贾魏氏正要上刑，急忙抢上堂去，喊了“住手”。刚弼却不认得老残为何许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谁知差人见本县大老爷早经站起，知道此人必有来历，虽然答应了一声“嘎”，却没一个人敢走上来。老残看刚弼怒容满面，连声吆喝，却有意呕着他顽，便轻轻的说道：“你先莫问我是什么人，且让我说两名。如果说的不对，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几板子，夹我一两夹棍，也不要紧。我且问你：一个垂死的老翁，一个深闺的女子，案情我却不管，你上他这手铐脚镣是什么意思？难道怕他越狱走了吗？这是制强盗的刑具，你就随便施于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

王子谨想不到抚台回信已来，恐怕老残与刚弼堂上较量起来，更下不去，连忙喊道：“补翁先生，请厅房里去坐，此地公堂，不便说话。”刚弼气得目瞪口呆，又见子谨称他补翁，恐怕有点来历，也不敢过于抢白。老残知子谨为难，遂走过西边来，对着子谨也打了一躬。子谨慌忙还揖，口称：“后面

厅房里坐。”老残说道：“不忙。”却从袖子里取出庄宫保的那个覆书来，双手递给子谨。

子谨见有紫花大印，不觉喜逐颜开，双手接过，拆开一看。便高声读道：“示悉。白守耆札到便来，请即传谕王、刚二令，不得滥刑。魏谦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覆讯。弟耀顿首。”一面递给刚弼去看，一面大声喊道：“奉抚台传谕，叫把魏谦父女刑具全行松放，取保回家，候白大人来再审！”底下听了，答应一声“嘎”，又大喊道：“当堂松刑罗！当堂松刑罗！”却早七手八脚，把他父妇手铐脚镣，顶上的铁链了，一松一个干净。教他上来磕头，替他喊道：“谢抚台大人恩典！谢刚大老爷、王大老爷恩典！”那刚弼看信之后，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听到谢刚大老爷、王大老爷恩典，如同刀子戳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后堂去了。

子谨仍向老残拱手道：“请厅房里去坐。兄弟略为交代此案，就来奉陪。”老残拱一拱手道：“请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自大摇大摆的走出衙门去了。这里王子谨分付了书吏，叫魏谦父女赶紧取保，今晚便要叫他们出去才好。书吏一一答应，击鼓退堂。

却说老残回来，一路走着，心里十分高兴，想道：“前日闻得玉贤种种酷虐，无法可施。今日又亲眼见了一个酷吏，却被一封书便救活了两条性命，比吃了人参果心里还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觉已出了城门，便是那黄河的堤埝了。上得堤去，看天色欲暮。那黄河已冻得同大路一般，小车子已不断的来往行走。心里想来：“行李既已烧去，更无累赘，明日

便可单身回省，好去置办行李。”转又念道：“袁希明来信，叫我等白公来，以便商酌。明知白公办理此事，游刃有余。然倘有未能周知之处，岂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吗？只好耐心等待数日再说。”一面想着，已到店门，顺便踱了回去，看有许多人正在那里刨挖火里的烬余。堆了好大一堆，都是些零绸碎布，也就不去看他。回到上房，独自坐地。

过了两个多钟头，只见人瑞从外面进来，口称：“痛快，痛快！”说：“那瘟刚退堂之后，随即命家人检点行李回省。子谨知道宫保耳软，恐怕他回省，又出汉了，故极力留他，说：‘宫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审的话，并没有叫阁下回省的示谕，此案未了，断不能走。你这样去销差，岂不是同宫保呕气吗？恐不合你主敬存诚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谨本想请你进去吃饭，我说：‘不好，倒不如送桌好好的饭去，我替你陪客罢。’我讨了这个差使来的。你看好不好？”老残道：“好！你吃白食，我担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辞掉，看你吃什么！”人瑞道：“你只要有本事辞，只管辞，我就陪你挨饿。”

说着，门口已有一个戴红缨帽儿的，拿了一个全帖。后面跟着一个挑食盒的进来，直走到上房。揭起暖帘进来，对着人瑞望老残说：“这位就是铁老爷罢？”人瑞说：“不错。”那家人便抢前一步，请了一个安，说：“敝上说：小县分没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饭，请大老爷包含点。”老残道：“这店里饭很便当，不消费上费心，请挑回去，另送别位罢。”家人道：“主人分付，总要大老爷赏脸。家人万不敢挑回去，要挨骂的。”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张笺纸，拔开笔帽，对着那家人道：“你叫

他们挑到前头灶屋里去。”那家人揭开盒盖：“请老爷们过眼。”原来是一桌甚丰的鱼翅席。老残道：“便饭就当不起。这酒席太客气，更不敢当了。”人瑞用笔在花笺上已经写完，递与那家人，说：“这是铁老爷的回信，你回去说谢谢就是了。”又叫黄升赏了家人一吊钱，挑盒子的二百钱。家人打了两个千儿。

这里黄升掌上灯来，不消半个时辰，翠花、翠环俱到。他那伙计不等分付，已掇了两个小行李卷儿进来，送到里房去。人瑞道：“你们铺盖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齐了吗？”翠花道：“家里有的是铺盖，对付着就够用了。”黄升进来问，开饭不开饭。人瑞说：“开罢。”停了一刻，已先将碟子摆好。人瑞道：“今日北风虽然不刮，还是很冷，快温酒来吃两杯。今天十分快乐，我们多喝两杯。”二翠俱拿起弦子来唱两个曲了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们也吃两杯酒罢。”翠花看二人非常高兴，便问道：“伧能这们高兴，想必抚台那里送信的人回来了吗？”人瑞道：“岂旦回信来了，魏家爷儿俩这时候怕都回到了家呢！”便将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二翠。他姊儿两个，也自喜欢的了不得了，自不消说。

却说翠环听了这话，不住的眯眯价笑，忽然又将柳眉双锁，默默无言。你道什么缘故？他因听见老残一封书去，抚台便这样的信从。若替他办那事，自不费吹灰之力。一定妥当的，所以就眯眯价笑。又想他们的权力，虽然够用，只不知昨晚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随便说说就罢了的呢。这个机会错过，便终身无出头之望，所以双眉又锁起来了。又

想到他妈今年年底，一定要转卖他。那蒯二秃子凶恶异常，早迟是个死，不觉脸上就泛了死灰的气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个良家女子，怎样流落得这等下贱形状，倒不如死了干净，眉宇间又泛出一种英毅的气色来。又想到自己死了，原无不可，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兄弟有谁抚养，岂不也是饿死吗？他若饿死，不但父母无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烟，从此便绝。这们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来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觉那泪珠子便扑簌簌的滚将下来，赶紧用手绢了去擦。

翠花看见道：“你这妮子！老爷们今天高兴，你又发什么昏？”人瑞看着他，只是憨笑。老残对他点了点头，说：“你不用胡思乱想，我们总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有铁老爷一手提拔你，我昨晚说的话，可是不算数的了。”翠环听了大惊，愈觉得他自己虑的是不错。正要向人瑞诘问，只见黄升同了一个人进来，朝人瑞打了一千儿，递过一个红纸封套去，人瑞接过来，撑开封套口，朝里一窥，便揣到怀里去，说声“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价笑。只见黄升说：“请老爷出来说两句话。”人瑞便走出去。

约有半个时辰，进来，看着三个人俱默默相对，一言不发，人瑞愈觉高兴。又见那县里的家人进来向老残打了个千儿，道：“敝上说，叫把昨儿个的一卷旧铺盖取回去。”老残一愣，心里想道：“这是什么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什么呢？”然而究竟是人家的物件，不便强留，便说：“你取了去罢。”心里却是纳闷。看着那家人进房取将去了。只见人瑞道：“今儿

我们本来很高兴的，被我翠环一个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连碟子都撤下去罢。”又见黄升来当真把些碟子都撤了下去。此时不但二翠摸不着头脑，连老残也觉得诧异的很。随即黄升带着翠环家伙计，把翠环的铺盖卷也搬走了。翠环忙问：“啥事？啥事？怎么不教我在这里吗？”伙计说：“我不知道，光听说叫我取回铺盖卷去。”

翠环此时按捺不住，料到一定凶多吉少，不觉含泪跪到人瑞面前，说：“我不好，你是老爷们呢，难道不能包涵点吗？你老一不喜欢，我们就活不成了！”人瑞道：“我喜欢的很呢。我为啥不喜欢？只是你的事，我却管不着。你慢慢的求铁老爷去。”翠环又跪向老残面前，说：“还是你老救我！”老残道：“什么事，我救你呢？”翠环道：“取回铺盖，一定是昨儿话走了风声。俺妈知道，今儿不让我在这儿。早晚要逼我回去，明天就远走高飞了。他敢同官斗吗？就只有走是个好法子。”老残道：“这话也说的是。人瑞哥，你得想个法子，挽留他才好。一被他妈接回去，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说！自然要挽留他。你不挽留他，谁能挽留他呢？”

老残一面将翠环拉走，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话我怎么不懂？难道昨夜说的话，当真不算数了吗？”人瑞道：“我已彻底想过，只有不管的一法。你想拔一个姐儿从良，总也得有个辞头。你也不承认，我也不承认，这话怎样说呢？把他弄出来，又望那里安置呢？若是在店里，我们两个人都不承认，外人一定说是我弄的，断无疑义。我刚才得了个好点的差使，忌妒的人很多，能不告诉宫保吗？以后我就不用再在山东混了，

还想什么保举呢？所以是断乎做不得的。”

老残一想，话也有理，只是因此就见死不救，于心实也难忍，加着翠环不住的啼哭，实在为难，便向人瑞道：“话虽如此，也得想个万全的法子才好。”人瑞道：“就请你想，如想得出来，我一定助力。”老残想了想，实无法子，便道：“虽无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个法子，你又做不以，所以只好罢休。”老残道：“你说出来，我总可以设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认了要他，才好措辞。”老残道：“我就承认，也不要紧。”人瑞道：“空口说白话，能行吗？事是我办，我告诉人，说你要，谁信呢？除非你亲笔写封信给我，那我就有法办了。”老残道：“信是不好写的。”人瑞道：“我说你做不到，是不是呢？”老残正在踌躇，却被二翠一齐上来央告，说：“这也不要紧的事，你老就担承一下子罢。”老残道：“信怎样写？写给谁呢？”人瑞道：“自然写给王子谨。你就说，见一妓女某人，本系良家，甚为可悯。弟拟拔出风尘，纳为簪室。请兄鼎力维持，身价若干，如数照缴云云。我拿了这信就有办法，将来任凭你送人也罢，择配也罢，你就有了主权，我也不遭声气。不然，那有办法？”

正说着，只见黄升进来说：“翠环姑娘出来，你家里人请你呢。”翠环一听，魂飞天外，一面说就去，一面拚命央告老残写信。翠花就到房里取出纸笔墨砚来，将笔蘸饱，递到老残手里。老残接过笔来，叹口气，向翠环道：“冤不冤？为你的事，要我亲笔画供呢！”翠环道：“我替你老磕一千个头！你老就为一回难，胜造七级浮图！”老残已在纸上如说写就，递

与人瑞，说：“我的职分已尽，再不好好的办，罪就在你了。”人瑞接过信来，递与黄升，说：“停一会送到县里去。”

当老残写信的时刻，黄人瑞向翠花耳中说了许多的话。黄升接过信来。向翠环道：“你妈等你说话呢，快去罢。”翠环仍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紧的。诸事有我呢。”翠花立起来，拉了翠环的手，说：“环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罢，你大大的放心罢！”翠环无法，只得说声“告假”，走出去了。

这里人瑞却躺到烟炕上去烧烟，嘴里七搭八搭的同老残说话。约计有一点钟工夫，人瑞烟也吃足了。只见黄升戴着簇新的大帽子进来，说：“请老爷们那边坐。”人瑞说：“啊！”便站起来拉了老残，说：“那边坐罢。”老残诧异道：“几时有个那边出来？”人瑞说：“这个那边，是今天变出来的。”原来这店里的上房一排，本是两个三间。人瑞住的是西边三间，还有东边的个三间，原有别人住着。今早动身过河去了，所以空下来。

黄、铁二人携手走到东上房前，上了台阶，早有人打起暖帘。只见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桌上点了一对大红蜡烛，地下铺了一条红毡。走进堂门，见东边一间摆了一张方桌，朝南也系着桌裙。上首平列两张椅子，两旁一边一张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却摆了满满一桌的果碟，比方才吃的还要好看些。西边是隔断的一间房，挂了一条红大呢的门帘。老残诧异道：“这是什么原故？”只听人瑞高声嚷道：“你们搀新姨奶奶出来参见他们老爷。”只见门帘揭处，一个老妈子在左，

翠花在右，搀着一个美人出来，满头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红青外褂，葵绿袄子，系一条粉红裙子，却低着头走到红毡子前。老残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翠环，大叫道：“这是怎么说？断乎不可！”人瑞道：“我亲笔字据都写了，还狡狴什么？”不由分说，拉老残往椅子上去坐。老残那里肯坐。这里翠环早已磕下头去了。老残没法，也只好回了半礼。又见老妈子说：“黄大老爷请坐。谢大媒。”翠环却又磕下头去。人瑞道：“不敢当，不敢当！”也还了一礼。当将新人送进房内。翠花随即出来磕头道喜。老妈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残到房里去。

原来房内新铺盖已陈设停妥，是红绿湖绉被各一床，红绿大呢褥子各一条，枕头两个。炕前挂了一个红紫鲁山绸的幔子。桌上铺了红桌毡，也是一对红蜡烛。墙上却挂了一副大红对联，上写着：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老残却认得是黄人瑞的笔迹，墨痕还没有甚干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会淘气！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对联，被你偷得来的。”人瑞道：“对题便是好文章。你敢说不切当吗？”

人瑞却从怀中把刚才县里送来的红封套递给老残，说：“你瞧，这是贵如夫人原来的卖身契一纸，这是新写的身契一纸，总共奉上。你看愚弟办事周到不周到？”老残说：“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里做什么呢？”人瑞道：“我不对你说‘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吗？我为翠

环计，救人须救彻，非如此，总不十分妥当。为你计，亦不吃亏。天下事就该这们做法，是不错的。”说过，呵呵大笑。又说：“不用费话罢，我们肚了饿的了不得，要吃饭了。”人瑞拉着老残，翠花拉着翠环，要他们两个上坐。老残决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两对面坐的。这一席酒，不消说，各有各人快乐处，自然是尽欢而散。以后无非是送房睡觉，无庸赘述。

却说老残被人瑞逼成好事，心里有点不痛快，想要报复。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冻着，却拿狼皮褥子替人瑞盖腿。为翠环事，他又出了许多心。冷眼看去，也是个有良心的。须得把他也拔出来才好，且等将来再作道理。

次日，人瑞跑来，笑向翠环道：“昨儿炕畸角睡得安稳罢”？翠环道：“都是黄老爷大德成全，慢慢供仵的长生禄位牌。”人瑞道：“岂敢，岂敢！”说着，便向老残道：“昨日三百银子是子谨垫出来的，今日我进署替你还帐去。这衣服衾枕是子谨送的，你也不用客气了。想来送钱，他也是不肯收的。”老残道：“这从那里说起！叫人家花这许多钱，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谢，再图补报罢。”说着，人瑞自去县里。

老残因翠环的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他颠倒一下，换做“环翠”。却算了一个别号，便雅得多呢。午后命人把他兄弟找得来，看他身上衣服过于蓝缕，给了他几两银子，仍叫李五领去买几件衣服给他穿。

光阴迅速，不知不觉，已经五天过去。那日，人瑞已进县署里去，老残正在客店里教环翠认字。忽听店中伙计报道：

“县里王大老爷来了。”霎时，子谨轿子已到阶前，下轿。老残迎出堂屋门口。子谨入来，分宾主坐下。说道：“白太尊立刻就到，兄弟是来接差的，顺便来此与老哥道喜，并闲谈一刻。”老残说：“前日种种承情，已托人瑞兄代达谢忱。因刚君在署，不便亲到拜谢，想能曲谅。”子谨谦逊道：“岂敢。”随命新人出来拜见了。子谨又送了几件首饰，作拜见之礼。忽见外面差人飞奔也似的跑来报：“白大人已到，对岸下轿，从冰上走过来了。”子谨慌忙上轿去接。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话说王子谨慌忙接到河边。其时白太尊已经由冰上走过来了。子谨递上手版，赶到面前请了个安，道声“大人辛苦”。白公回了个安，说道：“何必还要接出来？兄弟自然要到贵衙门请安去的。”子谨连称“不敢”。河边搭着茶棚，挂着彩绸，当时让到茶棚小坐。白公问道：“铁君走了没有？”子谨回道：“尚未。因等大人来到，恐有话说。卑职适才在铁公处来。”白公点点头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刚君疑心。”吃了一口茶，县里预备的轿子执事早已齐备，白公便坐了轿子，到县署去。少不得升旗放炮，奏乐开门等事。进得署去，让在西花厅住。

刚弼早穿好了衣帽，等白公进来，就上手本请见。见面之后，白公就将魏贾一案，如何问法，详细问了一遍。刚弼一一诉说，颇有得意之色，说到“宫保来函，不知听信何人的乱话，此案情形，据卑职看来，已成铁案，决无疑义。但此魏老颇有钱文，送卑职一千银子，卑职未收，所以买出人来，到宫保处搅乱黑白。听说有个什么卖药的郎中，得了他许

多银子，送信给宫保的。这个郎中因得了银子，当时就买了个妓女，还在城外住着，闻听说这个案子如果当真翻过来，还要谢他几千银子呢，所以这郎中不走，专等谢仪。似乎此人也该提了来讯一堂。讯出此人赃证，又多添一层凭据了。”白公说：“老哥所见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须将全案看过一遍，明日先把案内人证提来，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断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见。像老哥聪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无不利。兄弟资质甚鲁，只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不敢说无过，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说罢，又说了些省中的风景闲话。

吃过晚饭，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将全案细细看过两遍。传出一张单子去，明日提人。第二天已牌时分，门口报称：“人已提得齐备。请大人示下：是今天午后坐堂，还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证已齐，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设三个坐位就是了。”刚、王二君连忙上去请了个安，说：“请大人自便，卑职等不敢陪审，恐有不妥之处，理应回避。”白公道：“说那里的话。兄弟鲁钝，精神照应不到，正望两兄提撕。”二人也不敢过谦。

停刻，堂事已齐，稿签门上来请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坐了大堂。白公举了红笔，第一名先传原告贾干。差人将贾干带到，当堂跪下。白公问道：“你叫贾干？”底下答着：“是。”白公问：“今年十几岁了？”答称：“十七岁了。”问：“是死者贾志的亲生，还是承继？”答称：“本是嫡堂的侄儿，过房承继的。”问：“是几时承继的？”答称：“因亡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殓，无人成服，由族中公议人继成服的。”白公又问：

“县官相检的时候，你已经过来了没有？”答：“已经过来了。”问：“入殓的时候，你亲视含殓了没有？”答称：“亲视含殓的。”问：“死人临入殓时，脸上是什么颜色？”答称：“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样。”问：“有青紫斑没有？”答：“没有看见。”问：“骨节僵硬不僵硬？”答称：“并不僵硬。”问：“既不僵硬，曾摸胸口有无热气？”答：“有人摸的，说没有热气了。”问：“月饼里有砒霜，是几时知道的？”答：“是入殓第二天知道的。”问：“是谁看出来的？”答：“是姐姐看出来的。”问：“你姐姐何以知道里头有砒霜？”答：“本不知道里头有砒霜，因疑心月饼里有毛病，所以揭开来细看，见有粉红点点子，就托出问人。有人说是砒霜，就找药店人来细瞧，也说是砒霜，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

白公说：“知道了。下去！”又用朱笔一点，说：“传四美斋来。”差人带上。白公问道：“你叫什么？”答：“你是四美斋的什么人？”答称：“小人叫王辅庭，在四美斋掌柜。”问：“魏家定做月饼，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问：“馅子是魏家送来的吗？”答称：“是。”问：“做二十斤，就将将的不多不少吗？”答：“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个。”问：“他定做的月饼，是一种馅子？是两种馅子？”答：“一种，都是冰糖芝麻核桃仁的。”问：“你们店里卖的是几种馅子？”答：“好几种呢。”问：“有冰糖芝麻核桃仁的没有？”答：“也有。”问：“你们店里的馅子比他家的馅子那个好点？”答：“是他家的好点。”问：“好处在什么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听做月饼的司务说，他家的材料好，味道比我们的又香又甜。”

白公说：“然则你店里司务先尝过的，不觉得有毒吗？”回称：“不觉得。”

白公说：“知道了。下去！”又将朱笔一点，说：“带魏谦。”魏谦走上来，连连磕头说：“大人哪！冤枉哟！”白公说：“我不问你冤枉不冤枉！你听我问你的话！我不问你的话，不许你说！”两旁衙役便大声“嘎”的一声。看官，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凡官府坐堂，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吓昏了，就可以胡乱认供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传下来的规矩，却是十八省都是一个传授。今日魏谦是被告正凶，所以要喊个堂威，吓唬吓唬他。

闲话休题，却说白公问魏谦道：“你定做了多少个月饼？”答称：“二十斤。”问：“你送了贾家多少斤？”答：“八斤。”问：“还送了别人家没有？”答：“送了小儿子的丈人家四斤。”问：“其余的八斤呢？”答：“自己家里人吃了。”问：“吃过月饼的人有在这里的没有？”答：“家里人人都分的，现在同了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吃月饼的。”白公向差人说：“查一查，有几个人跟魏谦来的，都传上堂来。”一时跪上一个有年纪的，两个中年汉子，都跪下。差人回禀道：“这是魏家的一个管事，两个长工。”白公问道：“你们都吃月饼么？”同声答道：“都吃的。”问：“每人吃了几个，都说出来。”管事的说：“分了四个，吃了两个，还剩两个。”长工说：“每人分了两个，当天都吃完了。”白公问管事的道：“还剩的两个月饼，是几时又吃的？”答称：“还没有吃，就出了这件案子。说是月饼有毒，所以就没敢再吃，留着做个见证。”白公说：“好，带来了没

有？”答：“带来，在底下呢？”白公说：“很好。”叫差人同他取来。又说：“魏谦同长工全下去罢。”又问书吏：“前日有砒霜的半个月饼呈案了没有？”书吏回：“呈案在库。”白公说：“提出来。”

霎时差人带着管事的，并那两个月饼，都呈上堂来，存库的半个月饼也提到。白公传四美斋王辅庭，一面将这两种月饼详细对校了，送刚、王二公看，说：“这两起月饼，皮色确是一样，二公以为何如？”二公皆连忙欠身答应着：“是。”其时四美斋王辅庭已带上堂，白公将月饼擘开一个交下，叫他验看，问：“是魏家叫你定做的不是？”王辅庭仔细看了看，回说：“一点不错，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说：“王辅庭叫他具结回去罢。”

白公在堂上把那半个破碎月饼，仔细看了，对刚弼道：“圣慕兄，请仔细看看。这月饼馅子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馅子里的，自然同别物粘合一气。你看这砒霜显系后加入的，与别物绝不粘合。况四美斋供明，只有一种馅子，今日将此两种馅子细看，除加砒霜外，确系表里皆同。既是一样馅子，别人吃了不死，则贾家之死，不由月饼可知。若有汤水之物，还可将毒药后加入内。月饼之为物，面皮干硬，断无加入之理。二公以为何如？”俱欠身道：“是。”白公又道：“月饼中既无毒药，则魏家父女即为无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结了案。”王子谨即应了一声：“是。”刚弼心中甚为难过，却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随着也答应了一声“是”。白公即分付带上魏谦来，说：“本府

已审明月饼中实无毒药，你们父女无罪，可以具结了案，回家去罢。”魏谦磕了几个头去了。

白公又叫带贾干上来。贾干本是个无用的人，不过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结案释放，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听说传他去，不但已前人教导他说的话都说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从那里教起了。贾干上得堂来，白公道：“贾干，你既是承继了你亡父为子，就该细心研究，这十三个人怎样死的？自己没有法子，也该请教别人。为甚的把月饼里加进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坏人挑唆你。从实招来，是谁教你诬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条吗？”贾干慌忙磕头，吓的只格格价抖。带哭说道：“我不知道！都是我姐姐叫我做的！饼里的砒霜，也是我姐姐看出来告诉我的，其余概不知道。”白公说：“依你这们说起来，非传你姐姐到堂，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来的了？”贾干只是磕头。

白公大笑道：“你幸儿遇见的是我，倘若是个精明强干的委员，这月饼案子才了，砒霜案子又该闹得天翻地覆了。我却不喜欢轻易提人家妇女上堂，你回去告诉你姐姐，说本府说的，这砒霜一定是后加进去的。是谁加进去的，我暂时尚不忙着追究呢。因为你家这十三条命，是个大大的疑案，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倒只好暂行缓究了。你的意下何如？”贾干连连磕头道：“听凭大人天断。”白公道：“既是如此，叫他具结，听凭替他查案。”临下去时，又喝道：“你再胡闹，我就要追究你们加砒诬控的案子了！”贾干连说：“不敢，不敢！”下堂去了。

这里白公对王子谨道：“贵县差人有精细点的吗？”子谨答应：“有个许亮还好。”白公说：“传上来。”只见下面走上一个差人，四十多岁，尚未留须。走到公案前跪下，道：“差人许亮叩头。”白公道：“差你往齐东村明查暗访，这十三条命案是否服毒？有什么别样案情？限一个月报命，不许你用一点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摇撞骗，可要置你于死地！”许亮叩头道：“不敢。”

当时王子谨即标了牌票，交给许亮。白公又道：“所有以前一切人证，无庸取保，全行释放。”随手翻案，检出魏谦笔据两纸，说：“再传魏谦上来。”白公道：“魏谦，你管事的送来的银票，你要不要？”魏谦道：“职员沉冤，蒙大人昭雪，所有银子，听凭大人发落。”白公道：“这五千五百凭据还你。这一千银票，本府却要借用。却不是我用，暂且存库。仍为查贾家这案，不得不先用资斧。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抚台。仍旧还你。”魏谦连说：“情愿，情愿。”当将笔据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将这一千银票交给书吏，到该钱庄将银子取来，凭本府公文支付。回头笑向刚弼道：“圣慕兄，不免笑兄弟当堂受贿罢？”刚弼连称：“不敢。”于是击鼓退堂。却说这起大案，齐河县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传人，那贾、魏两家都预备至少住十天半个月，那知道未及一个时辰，已经结案，沿路口碑啧啧称赞。

却说白公退至花厅，跨进门槛，只听当中放的一架大自鸣钟，正铛铛的敲了十二下，仿佛象迎接他似的。王子谨跟了进来，说：“请大人宽衣用饭罢。”白公道：“不忙。”看着

刚弼也跟随进来，便道：“二位且请坐一坐，兄弟还有话说。”二人坐下。白公向刚弼道：“这案兄弟断得有理没理？”刚弼道：“大人明断，自是不会错的。只是卑职总不明白：这魏家既无短处，为什么肯花钱呢？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何以上台也会契重你？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哟。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于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也。”

又向子谨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个人拿我们两个名片，请铁公进来坐坐罢。”又笑向刚弼道：“此人圣慕兄知道吗？就是你才说的那个卖药郎中。姓铁，名英，号补残，是个肝胆男子，学问极其渊博，性情又极其平易，从不肯轻慢人的。老哥连他都当做小人，所以我说未免过分了。”刚弼道：“莫非就是省中传的老残、老残，就是他吗？”白公道：“可不是呢！”刚弼道：“听人传说，宫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替他捐官，保举他，他不要，半夜里逃走了的，就是他吗？”白公道：“岂敢。阁下还要提他来讯一堂呢。”刚弼红胀了脸道：“那真是卑职的卤莽了。此人久闻其名，只是没有见过。”子谨又起身道：“大人请更衣罢。”白公道：“大家换了衣服，好开怀畅饮。”

王、刚二公退回本屋，换了衣服，仍到花厅。恰好老残也到，先替子谨作了一个揖，然后替白公、刚弼各人作了一

揖。让到炕上上首坐下，白公作陪。老残道：“如此大案，半个时辰了结，子寿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岂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过了，后半截的难题目，可要着落在补残先生身上了。”老残道：“这话从那里说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爷，我又不是小的衙役，关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则宫保的信是谁写的？”老残道：“我写的。应该见死不救吗？”白公道：“是了。未死的应该救，已死的不应该昭雪吗？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老残笑道：“我没有这们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难，请王大老爷先补了我的快班头儿，再标一张牌票，我就去。”

说着，饭已摆好。王子谨道：“请用饭罢。”白公道：“黄人瑞不也在这里么？为甚不请过来？”子谨道：“已请去了。”话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谨提了酒壶，正在为难。白公道：“自然补公首坐。”老残道：“我断不能占。”让了一回，仍是老残坐了首座，白公二座。吃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虽然差了许亮去，是个面子，务请老残辛苦一趟的话，再三敦嘱。子谨、人瑞又从旁怂恿，老残只好答应。

白公又说：“现有魏家的一千银子，你先取去应用。如其不足，子谨兄可代为筹画。不必惜费，总要破案为第一要义。”老残道：“银子可以不必，我省城里四百银子已经取来，正要还子谨兄呢，不如先垫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庄讨还。如查不出，我自远走高飞，不在此地献丑了。”白公道：

“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来取，切不可顾小节误大事为要。”老残答应：“是了。”霎时饭罢，白公立即过河，回省销差。次日，黄人瑞、刚弼也俱回省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却说老残当日受了白公之托，下午回寓，盘算如何办法。店家来报：“县里有个差人许亮求见。”老残说：“叫他进来。”许亮进来，打了个千儿，上前回道：“请大老爷的示：还是许亮在这里伺候老爷的分付，还是先差许亮到那里去？县里一千银子已拨出来了，也得请示：还是送到此地来，还是存在庄上听用？”老残道：“银子还用不着，存在庄上罢。但是这个案子真不好办：服毒一定是不错的，只不是寻常毒药。骨节不硬，颜色不变，这两节最关紧要。我恐怕是西洋什么药，怕是印度草等类的东西。我明日先到省城里去，有个中西大药房，我去调查一次。你却先到齐东村去，暗地里一查，有同洋人来往的人没有。能查出这个毒药来历，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处同你会面呢？”许亮道：“小的有个兄弟叫许明，现在带来，就叫他伺候老爷。有什么事，他人头儿也很熟，分付了，就好办的了。”老残点头说：“甚好。”许亮朝外招手，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抢前打了一个千儿。许亮说：“这是小的兄弟许明。”就对许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这里伺

候铁大老爷罢。”许亮又说：“求见姨太太。”老残揭帘一看，环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见了。各人请了一安，环翠回了两拂。许亮即带了许明回家搬行李去了。

待到上灯时候，人瑞也回来了，说：“我前两天本要走的，因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谨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进省销差去了。”老残道：“我也要进省去呢。一则要往中西大药房等处去调查毒药。二则也要把这个累坠安插一个地方，我脱开身子，好办事。”人瑞道：“我公馆里房子甚宽绰，你不如暂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残道：“那就好得很了。”伺候环翠的老妈子不肯跟进省，许明说：“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进省，等到雇着老妈子再回来。”一一安排妥帖。环翠少不得将他兄弟叫来，付了几两银子，姊弟对哭了一番。车子等类自有许明照料。

次日一早，大家一齐动身，走到黄河边上，老残同人瑞均不敢坐车，下车来预备步行过河。那知河边上早有一辆车子等着，看见他们来了，车中跳下一个女人，拉住环翠，放声大哭。你道是谁？原来人瑞因今日起早动身，故不曾叫得翠花，所有开销叫黄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里有官府来送得，晚上亦不敢来。一夜没睡，黎明即雇了挂车子在黄河边伺候，也是十里长亭送别的意思。哭了一会，老残同人瑞均安慰了他几句，踏冰过河去了。过河到省，不过四十里地，一下钟后，已到了黄人瑞东箭道的公馆面前，下车进去。黄人瑞少不得尽他主人家的义务，不必赘述。

老残饭后一面差许明去替他购办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

西大药房里，找着一个掌柜的，细细的考较了一番。原来这药房里只是上海贩来的各种瓶子里的熟药，却没有生药。再问他些化学名目，他连懂也不懂，知道断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纳闷，顺路去看看姚云松。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饭。姚公说：“齐河县的事，昨晚白子寿到，已见了宫保。将以上情形都说明白，并说托你去办，宫保喜欢的了不得。却不晓得你进省来，明天你见宫保不见？”老残道：“我不去见，我还有事呢。”就问曹州的信：“你怎样对宫保说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宫保看的。宫保看了，难受了好几天，说今以后，再不明保他了。”老残道：“何不撤他回省来？”云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岂有个才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抚谁不护短！这宫保已经是难得的了。”老残点点头。又谈了许久，老残始回。

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访了那个神甫，名叫克扯斯。原来这个神甫，既通西医，又通化学。老残得意已极，就把这个案子前后情形告诉了克扯斯，并问他是吃的什么药。克扯斯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又查了一会书，还是没有同这个情形相对的，说：“再替你访问别人罢。我的学问尽于此矣。”

老残听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无可为，即收拾行装，带着许明，赴齐河县去。因想到齐东村怎样访查呢？赶忙仍旧制了一个串铃，买了一个旧药箱，配好了许多药材。却叫许明不须同往，都到村相遇，作为不识的样子，许明去了。却在齐河县雇了一个小车，讲明包月，每天三钱银子，又怕车夫漏泄机关，连这个车夫都瞒却。便道：“我要行医，这县城

里已经没什么生意了，左近有什么大村镇么？”车夫说：“这东北上四十五里有大村镇，叫齐东村，热闹着呢。每月三八大集，几十里的人都去赶集。你老去那里找点生意罢。”老残说：“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车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早到了齐东村。原来这村中一条东西大街，甚为热闹。往南往北，皆有小街。

老残走了一个来回，见大街两头都有客店。东边有一家店，叫三合兴，看去尚觉干净，就去赁了一间西厢房住下。房内是一个大炕，叫车夫睡一头，他自己睡一头。次日睡到巳初，方才起来。吃了早饭，摇个串铃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乱走一气，未刻时候，走到大街北一条小街上，有个很大的门楼子，心里想着：“这总是个大家。”就立住了脚，拿着串铃尽摇。只见里面出来一个黑胡子老头儿，问道：“你这先生会治伤科么？”老残说：“懂得点子。”那老头儿进去了，出来说：“请里面坐。”进了大门，就是二门，再进就是大厅。行到耳房里，见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见了老残，立起来，说：“先生，请坐。”老残认得就是魏谦，却故意问道：“你老贵姓？”魏谦道：“姓魏。先生，你贵姓？”老残道：“姓金。”魏谦道：“我有个小女，四肢骨节疼痛，有什么药可以治得？”老残道：“不看症，怎样发药呢？”魏谦道：“说的是。”便叫人到后面知会。少停，里面说：“请。”

魏谦就同了老残到厅房后面东厢房里。这厢房是三间，两明一暗。行到里间，只见一个三十余岁妇人，形容憔悴，倚着个炕几子，盘腿坐在炕上。要勉强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

样子。老残连喊道：“不要动，好把脉。”魏老儿却让老残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凳子上陪着。老残把两手脉诊过，说：“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请看看两手。”魏氏将手伸在炕几上，老残一看，节节青紫。不免肚里叹了一口气，说：“老先生，学生有句放肆的话不敢说。”魏老道：“但说不妨。”老残道：“你别打嘴，这样，象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残废的。”魏老叹口气道：“可不是呢。请先生照症施治，如果好了，自当重谢。”老残开了一个药方子去了，说：“倘若见效，我住三合兴店里，可以来叫我。”

从此每天来往，三四天后，人也熟了，魏老留在前厅吃酒。老残便问：“府上这种大户人家，怎会受官刑的呢？”魏老道：“金先生，你们外路人，不知道。我这女儿许配贾家大儿子，谁知去年我这女婿死了。他有个姑子，贾大妮子，同西村吴二浪子眉来眼去，早有了意思。当年说亲，是我这不懂事的女儿打破了的，谁知贾大妮子就恨我女儿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贾大妮子在他姑妈家里，就同吴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晓得用什么药，把贾家全家药死，却反到县里告了我的女儿谋害的。又遇见了千刀刷、万刀剁的个姓刚的，一口咬定了，说是我家送的月饼里有砒霜。可怜我这女儿不晓得死过几回了。听说凌迟案子已经定了。好天爷有眼，抚台派了个亲戚来私访，就住在南关店里，访出我家冤枉，报了抚台。抚台立刻下了公文，叫当堂松了我们父女的刑具。没到十天，抚台又派了个白大人来。真是青天大人！一个时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净了！听说又派了什么人来这里访查这案子呢。吴

二浪子那个王八羔子，我们在牢里的时候，他同贾大妮子天天在一块儿。听说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

老残道：“你们受这们大的屈，为什么不告他呢？”魏老儿说：“官司是好打的吗？我告了他，他问凭据呢？‘拿奸拿双’，拿不住双，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爷有眼，总有一天报应的！”

老残问：“这毒药究竟是什么？你老听人说了没有？”魏老道：“谁知道呢！因为我们家有个老妈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个挑水的。那一天，贾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贾家挑水，看见吴二浪子到他家里去说闲话。贾家正煮面吃，王二看见吴二浪子用个小瓶往面锅里一倒就跑了。王二心里有点疑惑，后来贾家厨房里让他吃面，他就没敢吃。不到两个时辰，就吵嚷起来了。王二到底没敢告诉一个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诉了我女儿。及至我把王二叫来，王二又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再问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说了。听说老婆回去被王二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你老想，这事还敢告到官吗？”老残随着叹息了一番。当时出了魏家，找着了许亮，告知魏家所闻，叫他先把王二招呼来了。

次日，许亮同王二来了。老残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安家费，告诉他跟着做见证：“一切吃用都是我们供给，事完，还给你一百银子。”王二初还极力抵赖，看见桌上放着二十两银子，有点相信是真，便说道：“事完，你不给我一百银子，我敢怎样？”老残说：“不妨。就把一百银子交给你，存个妥当铺子里，写个笔据给我，说：‘吴某倒药水确系我亲见的，情愿作

个干证。事毕，某字号存酬劳银一百两，即归我支用。两厢情愿，决无虚假。’好不好呢？”王二尚有点犹疑。许亮便取出一百银子交给他，说：“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倘不愿意，就扯倒罢休。”王二沉吟了一晌，到底舍不得银子，就答应了。老残取笔照样写好，令王二先取银子，然后将笔据念给他听，令他画个十字，打个手模。你想，乡下挑水的几时见过两只大元宝呢，自然欢欢喜喜的打了手印。许亮又告诉老残：“探听切实，吴二浪子现在省城。”老残说：“然则我们进省罢。你先找个眼线，好物色他去。”许亮答应着“是”，说：“老爷，我们省里见罢。”

次日，老残先到齐河县，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谨，随即进省。赏了车夫几两银子，打发回去。当晚告知姚云翁，请他转禀宫保，并饬历城县派两个差人来，以备协同许亮。次日晚间，许亮来禀：“已经查得。吴二浪子现同按察司街南胡同里，张家土娼，叫小银子的，打得火热。白日里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赌钱，夜间就住在小银子家。”老残问道：“这小银子家还是一个人，还是有几个人？共有几间房子？你查明了没有？”许亮回道：“这家共姊妹两个，住了三间房子。西厢两间是他爹妈住的。东厢两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就是大门。”老残听了，点点头，说：“此人切不可造次动手。案情太大，他断不肯轻易承认。只王二一个证据，镇不住他。”于是向许亮耳边说了一番详细办法，无非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许亮去后，姚云松来函云：“宫保酷愿一见，请明日午刻到文案为要。”老残写了回书。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书房。

姚公着家人通知宫保的家人。过了一刻，请入签押房内相会。庄宫保已迎至门口，迎入屋内，老残长揖坐定。老残说：“前次有负宫保雅意，实因有点私事，不得不去。想宫保必能原谅。”宫保说：“前日捧读大札，不料玉守残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老残说：“救民即所以报君，似乎也无所谓不可。”宫保默默然。又谈了半点钟功夫，端茶告退。

却说许亮奉了老残的擘画，就到这土娼家，认识了小金子，同嫖共赌。几日工夫，同吴二扰得水乳交融。初起，许亮输了四五百银子给吴二浪子，都是现银。吴二浪子直拿许亮当做个老土。谁知后来渐渐的被他捞回去了，倒赢了吴二浪子七八百银子，付了一二百两现银，其余全是欠帐。

一日，吴二浪子推牌九，输给别人三百多银子，又输给许亮二百多两，带来的钱早已尽了，当场要钱。吴二浪子说：“再赌一场，一统算帐。”大家不答应，说：“你眼前输的还拿不出，若再输了，更拿不出。”吴二浪子发急道：“我家里有的是钱，从来没有赖过人的帐。银子成总了，我差人回家取去！”众人只是摇头。许亮出来说道：“吴二哥，我想这们办法：你几时能还？我借给你。但是我这银子，三日内有个要紧用处，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吴二浪子急于要赌，连忙说：“万不会误的！”许亮就点了五百两票子给他，扣去自己赢的二百多，还余二百多两。吴二看仍不够还帐，就央告许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过本来立刻还你。”许亮问：“若翻不过来呢？”吴二说：“明天也一准还你。”许亮说：

“口说无凭，除非你立个明天期的期票。”吴二说：“行，行，行！”当时找了笔，写了笔据，交给许亮。又点了五百两银子，还了三百多的前帐，还剩四百多银子，有钱胆就壮，说：“我上去推一庄！”见面连赢了两条，甚为得意。那知风头好，人家都缩了注子。心里一恨，那牌就倒下霉来了。越推越输，越输越气。不消半个更头，四百多银子又输得精光。

座中有个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说：“我上去推一庄。”这时吴二已没了本钱，干看着别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条拿了个一点，赔了个通庄。第二条拿了个八点，天门是地之八，上下庄是九点，又赔了一个通庄。看看比吴二的庄还要倒霉。吴二实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许亮：“好亲哥哥！好哥哥！好亲爷！你再借给我二百银子罢！”许亮又借给他二百银子。吴二就打了一百银子的天上角，一百银子的通。许亮说：“兄弟，少打点罢。”吴二说：“不要紧的！”翻过牌来，庄家却是一个毙十。吴二得了二百银子，非常欢喜，原注不动。第四条，庄家赔了天门、下庄，吃了上庄，吴二的二百银子不输不赢。换第二方，头一条，庄家拿了个天杠，通吃，吴二还剩二百银子。

那知从此庄家大炊起来，不但吴二早已输尽，就连许亮也输光了。许亮大怒，拿出吴二的笔据来往桌上一搁，说：“天门孤丁！你敢推吗？”陶三说：“推倒敢推，就是不要这种取不出钱来的废纸。”许亮说：“难道吴二爷骗你，我许大爷也会骗你吗？”两人几至用武。众人劝说：“陶三爷，你赢的不少了，难道这点交情不顾吗？我们大家作保：如你赢了去，

他二位不还，我们众人还！”陶三仍然不肯，说：“除非许大写上保中。”许亮气极，拿笔就写一个保，并注明实系正用情借，并非闲帐。陶三方肯推出一条来，说：“许大，听你挑一副去，我总是赢你！”许亮说：“你别吹了！你掷你的倒霉骰子罢！”一掷是个七出。许亮揭过牌来是个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说：“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亲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声，拿两张牌看了一张，那一张却慢慢的抽，嘴里喊道：“地！地！地！”一抽出来，望桌上一放，说：“许家的孙子！瞧瞧你爷爷的牌！”原来是副人地相宜的地杠。把笔据抓去，嘴里还说道：“许大！你明天没银子，我们历城县衙门里见！”

不时大家钱尽，天时又有一点多钟，只好散了。许、吴二人回到小银子家敲门进去，说：“赶紧拿饭来吃！饿坏了！”小金子房里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银子房里去坐。小金子捱到许亮脸上，说：“大爷，今儿赢了多少钱？给我几两花罢。”许亮说：“输了一千多了！”小银子说：“二爷赢了没有，吴二说：“更不用提了！”说着，端上饭来，是一碗鱼，一碗羊肉，两碗素菜，四个碟子，一个火锅，两壶酒。许亮说：“今天怎么这们冷？”小金子说：“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风，天阴得沉沉的，恐怕要下雪呢。”

两人闷酒一替一杯价灌，不知不觉都有了几分醉。只听门口有人叫门，又叫小金子的妈张大脚出去开了门。跟着进来说：“三爷，对不住，没屋子罗，仵请明儿来罢。”又听那人嚷道：“放你妈的狗屁！三爷管你有屋子没屋子！什么王八

旦的客？有胆子的出来跟三爷碰碰，没胆子的替我四个爪子一齐望外扒！”听着就是陶三胖子的声音。许亮一听，气从上出，就要跳出去。这里小金子、小银子姊妹两个拚命的抱住，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说小金子、小银子，拚命把许亮抱住。吴二本坐近房门，就揭开门帘一个缝儿，偷望外瞧。只见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间，醉醺醺的一脸酒气。把上首小金子的门帘往上一摔，有五六尺高，大踏步进去了。小金子屋里先来的那客，用袖子掩着脸，嗤溜的一声，跑出去了。张大脚跟了进去。陶三问：“两个王八羔子呢？”张大脚说：“三爷请坐，就来，就来。”张大脚连忙跑过来说：“二位别吱声。这陶三爷是历城县里的都头，在本县红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说一不二的，没人惹得起他。二位可别怪，叫他们姊儿俩赶快过去罢。”许亮说：“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么样咱？”

说着，小金子、小银子早过去了。吴二听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据在他手里，如何是好！只听那边屋里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说：“小金子呀，爷赏你一百银子！小银子呀，爷也赏你一百银子！”听他二人说：“谢三爷的赏。”又听陶三说：“不用谢，这都是今儿晚上，我几个孙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银子呢。我那吴二孙子还有一张笔据在爷爷手里，

许大孙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还，看爷爷要他们命不要！”这许大却向吴二道：“这个东西实在可恶！然听说他武艺很高，手底下能开发五六十个人呢，我们这口闷气咽得下去吗？”吴二说：“气还是小事，明儿这一千银子笔据怎样好呢？”许大说：“我家里虽有银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远水救不着近火！’”

又听陶三嚷道：“今儿你们姐儿俩都伺候三爷，不许到别人屋里去！动一动，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小金子道：“不瞞三爷说，我们俩今儿都有客。”只听陶三爷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盪琰价一声响，说：“放狗屁！三爷的人，谁敢住？问他有脑袋没有？谁敢在老虎头上打苍蝇？三爷有的是孙子们孝敬的银子！预备打死一两个，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问问那两个孙子敢来不敢来！”

小金子连忙跑过来把银票给许大看，正是许大输的银票，看着更觉难堪。小银子也过来低低的说道：“大爷，二爷！俺两位多抱屈，让我们姊儿俩得二百银子，我们长这们大，还没有见过整百的银子呢。你们二位都没有银子了，让我们挣两百银子，明儿买酒菜请你们二位。”许大气急了，说：“滚你的罢！”小金子道：“大爷别气！俺多抱屈。俺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爷到我屋里赶热被窝去。妹妹来陪二爷，好不好？”许大连连说道：“滚罢！滚罢！”小金子出了房门，嘴里还嘟哝道：“没有了银子，还做大爷呢！不害个臊！”

许大气白了脸，呆呆的坐着。歇了一刻，扯过吴二来说：

“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议。我们都是齐河县人，跑到这省里，受他们这种气，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银子还不出，明儿被他拉到衙门里去，官儿见不着，私刑就要断送了你的命了。不知我们出去找两把刀子进来把他剁掉了，也不过是个死！你看好不好？”吴二正在沉吟，只听对房陶三嚷道：“吴二那小子是齐河县里犯了案，逃得来的个逃凶！爷爷明儿把他解到齐河县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许大那小子是个帮凶，谁不知道的？两个人一路逃得来的凶犯！”

许大站起来就要走。吴二浪子扯住道：“我到有个法子，只是你得对天发个誓，我才能告诉你。”许大道：“你瞧！你多们酸呀！你倘若有好法子，我们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个正凶，你还是个帮凶，难道我还跟你过不去吗？”吴二想了想，理路到不错，加之明天一千银子一定要出乱子，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便说道：“我的亲哥！我有一种药水，给人吃了，脸上不发青紫，随你神仙也验不出毒来！”许亮诧异道：“我不信！真有这们好的事吗？”吴二道：“谁还骗你呢！”许亮道：“在那里买？我快买去？”吴二道：“没处买，是我今年七月里在泰山洼子里，打从一个山里人家得来的。只是我给你，千万可别连累了我！”许亮道：“这个容易。”随即拿了张纸来写道：“许某与陶某呕气，起意将陶某害死。知道吴某有得来上好药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吴某分给若干，此案与吴某毫无干涉。”写完，交给吴二，说：“倘若犯了案，你有这个凭据，就与你无干了。”吴二看了，觉得甚为妥当。许亮说：“事不宜迟，你药水在那里呢？我同你

取去。”吴二说：“就在我枕头匣子里，存在他这里呢。”就到炕里边取出个小皮箱来，开了锁，拿出个磁瓶子来，口上用蜡封好了的。

许亮问：“你在泰山怎样得的？”吴二道：“七月里，我从垫台这条西路上的山，回来从东路回来，尽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个死人，用被窝盖的好好的。我就问他们：‘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这是我当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见一种草，香得可爱，他就采了一把回来，泡碗水喝。谁知道一喝，就仿佛是死了，我们自然哭的了不得的了。活该有救，这内山石洞里住了一个道人，叫青龙子，他那天正从这里走过；见我们哭，他来看看，说：‘你老儿是啥病死的？’我就把草给他看。他拿去，笑了笑，说：‘这不是毒药，名叫‘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寻点解救药草来罢。你可看好了身体，别叫坏了。我再过四十九天送药来，一治就好。’算计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问他：‘那草还有没有？’他就给了我一把子，我就带回来，熬成水，弄瓶子装起顽的。今日正好用着了！”许亮道：“这水灵不灵？倘若药不倒他，我们就毁了呀。你试验过没有？”吴二说：“百发百中的。我已……”说到这里，就噙住了。许亮问：“你已怎么样？你已试过吗？”吴二说，不是试过，我已见那一家被药的人的样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没有青龙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说得高兴，只见门帘子一揭，进来一个人。一手抓住了许亮，一手捺住了吴二，说：“好！好！你们商议谋

财害命吗？”一看，正是陶三。许亮把药水瓶子紧紧握住，就挣扎逃走，怎禁陶三气力如牛，那里挣扎得动。吴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说了。只见陶三窝起嘴唇，打了两个胡哨，外面又进来两三个大汉，将许、吴二人都用绳子缚了。陶三押着解到历城县衙门口来。陶三进去告知了稿签门上，传出话来，今日夜已深了，暂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过堂，押到官饭店里。幸亏许大身边还有几两银子，拿出来打点了官人，到也未曾吃苦。

明日早堂在花厅问案，是个发审委员。差人将三人带上堂去，委员先问原告。陶三供称：“小人昨夜在土娼张家住宿，因多带了几百银子，被这许大、吴二两人看见，起意谋财，两人商议要害小人性命。适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听见，进去捉住，扭禀到堂，求大老爷究办。”委员问许大、吴二：“你二人为什么要谋财害命？”许大供：“小的许亮，齐河县人。陶三欺负我二人，受气不过，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吴二说，他有好药，百发百中，已经试过，很灵验的。小人们正在商议，被陶三捉住。”吴二供：“监生吴省干，齐河县人。许大被陶三欺负，实与监生无干。许大决意要杀陶三，监生恐闹出事来，原为缓兵之计，告诉他有种药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实系许大起意，并有笔据在此。”从怀中取出呈堂。

委员问许大：“昨日你们商议时，怎样说的？从实告知，本县可以开脱你们。”许大便将昨晚的话一字不改说了一遍。委员道：“如此说来，你们也不过气忿话，那也不能就算谋杀

呀。”许大磕头，说：“大老爷明见！开恩！”委员又问吴二：“许大所说各节是否切实？”吴二说：“一字也不错的。”委员说：“为件事，你们很没有大过。”分付书吏照录全供，又问许大：“那瓶药水在那里呢？”许大从怀中取出呈上。委员打开蜡封一闻，香同兰麝，微带一分酒气，大笑说道：“这种毒药，谁都愿意吃的！”就交给书吏，说：“这药水收好了。将此二人并全案分别解交齐河县去。”

只此“分别”二字，许大便同吴二拆开两处了。当晚许亮就拿了药水来见老残。老残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气浓。用舌尖细试，有点微甜，叹道：“此种毒药怎不令人久醉呢！”将药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内，交给许亮：“凶器人证俱全，却不怕他不认了。但是据他所说的情形，似乎这十三个人并不是死，仍有复活的法子。那青龙子，我却知道，是个隐士；但行踪无定，不易觅寻。你先带着王二回去禀知贵上，这案虽经审定，不可上详。我明天就访青龙子去，如果找着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岂不更妙？”许亮连连答应着“是。”

次日，历城县将吴二浪子解到齐河县。许亮同王二两人作证，自然一堂就讯服了，暂且收监，也不上刑具。静听老残的消息。

却说老残次日雇了一匹驴，驮了一个被搭子，吃了早饭，就往泰山东路行去。忽然想到舜井旁边有个摆命课摊子的，招牌叫“安贫子知命”，此人颇有点来历，不如先去问他一声，好在出南门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贫子的门首，牵

了驴，在板凳上坐下。彼此序了几句闲话，老残就问：“听说先生同青龙子长相往来，近来知道他云游何处吗？”安贫子道：“嗟呀！你要见他吗？有啥事体？”老残便将以上事告知安贫子。安贫子说：“太不巧了！他昨日在我这里坐了半天，说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门怕还不到十里路呢。”老残说：“这可真不巧了！只是他回什么山？”安贫子道：“里山玄珠洞。他去年住灵岩山，因近来香客渐多，常有到他茅篷里的，所以他厌烦，搬到里山玄珠洞去了。”老残问：“玄珠洞离此地有几十里？”安贫子道：“我也没去过，听他说，大约五十里路不到点。此去一直向南，过黄芽嘴子，向西到白雪坞，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

老残道了“领教，谢谢”，跨上驴子，出了南门，由千佛山脚下往东，转过山坡，竟向南去。行了二十多里，有个村庄，买了点饼吃吃，打听上玄珠洞的路径。那庄家老说道：“过去不远，大道旁边就是黄芽嘴。过了黄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坞，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这路很不好走，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会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头七大八小，更有无穷的荆棘，一辈子也走不到的！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残笑道：“难不成比唐僧取经还难吗？”庄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老残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简慢了他，遂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还要请教先生：怎样走就容易，怎样走就难？务求指示。”庄家老道：“这山里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丛了。却又不许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

出不来了。我告诉你个诀窍罢：你这位先生颇虚心，我对你讲，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老残听了，连连打恭，说：“谨领指示。”当时拜辞了庄家老，依说去走，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见一老者，长须过腹，进前施了一礼，口称：“道长莫非是青龙子吗？”那长者慌忙回礼，说：“先生从何处来？到此何事？”老残便将齐东村的一桩案情说了一遍。青龙子沉吟了一会，说：“也是有缘。且坐下来，慢慢地讲。”

原来这洞里并无桌椅家具，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青龙子与老残分宾主坐定。青龙子道：“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吃了便醉一千日才醒，多吃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种药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岳华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结。若用此香将文火慢慢的炙起来，无论你醉到怎样田地，都能复活。几月前，我因泰山坳里一个人醉死，我亲自到华山找一个故人处，讨得些来，幸儿还有些子在此。大约也敷衍够用了。”遂从石壁里取出一个大葫芦来，内中杂用物件甚多，也有一个小瓶子，不到一寸高，递给老残。老残倾出来看看，有点像乳香的样子，颜色黑黯，闻了闻，像似臭支支的。老残问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龙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老残恭敬领悟，恐有舛错，又请问如何用法。青龙子道：“将病人关在一室内，必须门窗不透一点儿风，将此香炙起，也分人体质善恶：如质善的，一点便活；如质恶的，只好慢慢价熬，终久也是要活的。”

老残道过谢，沿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饭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回省，仍不到巳牌时分。遂上院将详细情形禀知了庄宫保，并说明带着家眷亲往齐东村去。宫保说：“宝眷去有何处？”老残道：“这香治男人，须女人炙；治女人，须男人炙；所以非带小妾去不能应手。”宫保说：“既如此，听凭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闲，可以多领些教。”

老残答应着“是”，赏了黄家家人几两银子，带着环翠先到了齐河县，仍住在南关外店里。却到县里会着子谨，亦甚为欢喜。子谨亦告知：“吴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认。许亮带去的一千银子也缴上来。接白太尊的信，叫交还魏谦。魏谦抵死不肯收，听其自行捐入善堂了。”

老残说：“前日托许亮带来的三百银子，还阁下，收到了吗？”子谨道：“岂但收到，我已经发了财了！宫保听说这事，专差送来三百两银子，我已经收了。过了两日，黄人瑞又送了代阁下还的三百两来。后来许亮来，阁下又送三百两来。共得了三分，岂不是发财吗？宫保的一分是万不能退的，人瑞同阁下的都当奉缴。”老残沉吟了一会，说道：“我想人瑞也有个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颇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颇寂寞，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将此两款替人瑞再挥一斧罢。”子谨拍掌叫好，说：“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齐东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说：“有了！”立即叫差门来告知此事，叫他明天就办。

次日，王子谨同老残坐了两乘轿子，来到齐东村。早有

地保同首事备下了公馆。到公馆用过午饭，踏勘贾家的坟茔，不远恰有个小庙。老残选了庙里小小两间房子，命人连夜裱糊，不让透风。次日清晨，十三口棺柩都起到庙里，先打开一个长工的棺木看看，果然尸身未坏。然后放心，把十三个尸首全行取出。安放在这两间房内，焚起“返魂香”来。不到两个时辰，俱已有点声息。老残调度着，先用温汤，次用稀粥，慢慢的等他们过了七天，方遣各自送回家去。

王子谨三日前已回城去。老残各事办毕，方欲回城，这时魏谦已知前日写信给宫保的就是老残，天是魏、贾两家都来磕头，苦苦挽留。两家各送了三千银子。老残丝毫不收。两家没法，只好请听戏罢，派人到省城里招呼个大戏班子来，并招呼北柱楼的厨子来，预备留老残过年。

那知次日半夜里，老残即溜回齐河县了。到城不过天色微明，不便往县署里去。先到自己住的店里来看环翠；把堂门推开，见许明的老婆睡在外间未醒。再推开房门，望炕上一看，见被窝宽大，枕头上放着两个人头，睡得正浓呢，吃了一惊。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翠花。不便惊动，退出房门，将许明的老婆唤醒。自己却无处安身，跑到院子里徘徊徘徊，见西上房里，家人正搬行李装车，是远处来的客，要动身的样子，就立住闲看。只见一人出来分付家人说话。

老残一见，大叫道：“德慧生兄！从那里来？”那人定神一看，说：“不是老残哥吗？怎样在此地？”老残便将以上二十卷书述了一遍，又问：“慧兄何往？”德慧生道：“明年东北恐有兵事，我送家眷回扬州去。”老残说：“请留一日，何如？”

慧生允诺。此时二翠俱已起来洗脸，两家眷属先行会面。

已刻，老残进县署去，知魏家一案，官保批吴二浪子监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两银子，子谨还了三百银子，老残收了一百八十两，说：“今日便派人送翠花进省。”子谨将详细情形写了一函。老残回寓，派许明夫妇送翠花进省去，夜间托店家雇了长车，又把环翠的兄弟带来。老残携同环翠并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妇天明开车，结伴江南去了。

却说许明夫妇送翠花到黄人瑞家，人瑞自是欢喜，拆开老残的信来一看，上写道：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附 录

《老残游记》续集

第 一 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204
第 二 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214
第 三 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224
第 四 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234
第 五 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溺	243
第 六 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254

第一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话说老残在齐河县店中，遇着德慧生携眷回扬州去，他便雇了长车，结伴一同起身。当日清早，过了黄河，眷口用小轿搭过去，车马经从冰上扯过去。过了河不向东南往济南府那条路走，一直向正南奔垫台而行。到了午牌时分，已到垫台，打过了尖，晚间遂到泰安府南门外下了店。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烧香，说明停车一日，故晚间各事自觉格外消停了。”

却说德慧生名修福，原是个汉军旗人。祖上姓乐，就是那燕国大将乐毅的后人。在明朝万历末年，看着朝政日衰，知道难期振作，就搬到山海关外锦州府去住家。崇祯年间，随从太祖入关，大有功劳，就赏了他个汉军旗籍。从此一代一代的便把原姓收到荷包里去，单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这德慧生的父亲，因做扬州府知府，在任上病故的，所以家眷就在扬州买了花园，盖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德慧生二十多岁上中进士，点了翰林院庶吉士，因书法不甚精，朝考散馆散了一个吏部主事，在京供职。当日在扬州与老残会

过几面，彼此甚为投契，今日无意碰着，同住在一个店里，你想他们这朋友之乐，尽有不言而喻了。

老残问德慧生道：“你昨日说明年东北恐有兵事，是从那里看出来的？”慧生道：“我在一个朋友座中，见一张东三省舆地图，非常精细，连村庄地名俱有。至于山川险隘，尤为详尽。图未有‘陆军文库’四字。你想日本人练陆军把东三省地图当作功课，其用心可想而知了！我把这话告知朝贵，谁想朝贵不但毫不惊慌，还要说：‘日本一个小国，他能怎样？’大敌当前，全无准备，取败之道，不待智者而决矣。况闻有人善望气者云：‘东北杀气甚重，恐非小小兵戈蠢动呢！’”老残点头会意。

慧生问道：“你昨日说的那青龙子，是个何等样人？”老残道：“听说是周耳先生的学生。这周耳先生号柱史，原是个隐君子，住在西岳华山里头人迹不到的地方。学生甚多。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间来。凡学他的人，往往转相传授，其中误会意旨的地方，不计其数。惟这青龙子等兄弟数人，是亲炙周耳先生的，所以与众不同。我曾经与黄龙子盘桓多日，故能得其梗概。”慧生道：“我也久闻他们的大名，据说决非寻常炼气士的蹊径，学问都极渊博的。也不拘拘专言道教，于儒教、佛教，亦都精通。但有一事，我不甚懂，以他们这种高人，何以取名又同江湖术士一样呢？既有了青龙子、黄龙子，一定又有白龙子、黑龙子、赤龙子了。这等道号实属讨厌。”

老残道：“你说得甚是，我也是这们想。当初曾经问过黄

龙子，他说道：‘你说我名字俗，我也知道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雅？雅有怎么好处？卢杞、秦桧’名字并不俗。张献忠、李自成名字不但不俗，献忠二字可称纯臣，自成二字可配圣贤。然则可能因他名字好就算他是好人呢？老子《道德经》说：世人皆有以，我独愚且鄙。鄙还不俗吗？所以我辈大半愚鄙，不象你们名士，把个“俗”字当做毒药，把个“雅”字当做珍宝。推到极处，不过想借此讨人家的尊敬。要知这个念头，到比我们的名字，实在俗得多呢。我们当日，原不是拿这个当名字用。因为我是己巳年生的，青龙子是乙巳年生的，赤龙子是丁巳年生的，当年朋友随便呼唤着顽儿，不知不觉日子久了，人家也这们呼唤。难道好不答应人家么？譬如你叫老残，有这们一个老年的残废人，有什么可贵？又有什么雅致处？只不过也是被人叫开了，随便答应罢了。怕不是呼牛应牛，呼马应马的道理吗？’”德慧生道：“这话也实在说得有理。佛经说人不可以着相，我们总算着了雅相，是要输他一筹哩？”

慧生道：“人说他们有前知，你曾问过他没有？”老残道：“我也问过他的。他说叫做有也可，叫做没有也可。你看儒教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是不错的。所以叫做有也可。若象起课先生，琐屑小事，言之凿凿，应验的原也不少，也是那只叫做术数小道，君子不屑言。邵尧夫人颇聪明，学问也极仔，只是好说术数小道，所以就让朱晦庵越过去的远了。这叫做谓之没有也可。”德慧生道：“你与黄龙子相处多日，曾问天堂地狱究竟有没有呢？还是佛经上造的谣言呢？”老残道：

“我问过的。此事说来真正可笑了。那日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先问你，有人说你有个眼睛可以辨五色，耳朵可以辨五声，鼻能审气息，舌能别滋味，又有前后二阴，前阴可以撒溺，后阴可以放粪。此话确不确呢？’我说：‘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何用问呢？’他说：‘然则你何以教瞎子能辨五色？你何以能教聋子能辨五声呢？’我说：‘那可没有法子。’他就说：‘天堂地狱的道理，同此一样。天堂如耳目之效灵，地狱如二阴之出秽，皆是天生成自然之理，万无一毫疑惑的。只是人心为物欲所蔽，失其灵明，如聋盲之不辨声色，非其本性使然。若有虚心静气的人，自然也会看见的。只是你目下要我给个凭据与你，让你相信，譬如拿了一幅吴道子的画给瞎子看，要他深信真是吴道子画的，虽圣人也没这个本领。你若要想看见，只要虚心静气，日子久了，自然有看见的一天。’我又问：‘怎样便可以看见？’他说：‘我已对你讲过，只要虚心静气，总有看见的一天。你此刻着急，有什么法子呢？慢慢的等着罢。’”德慧生笑道：“等你看见的时候，务必告诉我。”老残也笑道：“恐怕未必有这一天。”两人谈得高兴。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同说道：“明日还要起早，我们睡罢。”德慧生同夫人住的西上房，老残住的是东上房，与齐河县一样的格式。各自回房安息。

次日黎明，女眷先起梳头洗脸。雇了五肩山轿。泰安的轿子象个圈椅一样，就是没有四条腿。底下一块板子，用四根绳子吊着，当个脚踏子。短短的两根轿杠，杠头上拴一根挺厚挺宽的皮条，比那轿车上驾骡子的皮条稍为软和些。轿

夫前后两名，后头的一名先趱到皮条底下，将轿子抬起一头来，人好坐上去。然后前头的一个轿夫再趱进皮条去，这轿子就抬起来了。当时两个女眷，一个老妈子，坐了三乘山轿前走。德慧生同老残坐了两乘山轿，后面跟着。进了城，先到岳庙里烧香。庙里正殿九间，相传明朝盖的时候，同北京皇宫是一样的。德夫人带着环翠正殿上烧过了香。走着看看正殿四面墙上画的古画。因为殿深了，所以殿里的光，总不大十分够，墙上的画年代也很多，所以看不清楚。不过是些花里胡绍的人物便了。

小道士走过来，向德夫人：“请到西院里用茶。还有块温凉玉，是这庙里的镇山之宝，请过去看看。”德夫人说：“好。只是耽搁时候太多了，恐怕赶不回来。”环翠道：“听说上山四十五里地哩！来回九十里，现在天光又短，一霎就黑天，还是早点走罢！”老残说：“依我看来，泰山是五岳之一，既然来到此地，索兴痛痛快快的逛一下子。今日上山，听说南天门里有个天街，两边都是香铺，总可以住人的。”小道士说：“香铺是有的，他们都预备干净被褥，上山的客人在那儿住的多着呢。老爷太太们今儿尽可以不下山，明天回来，消停得多，还可以到日观峰去看出太阳。”德慧生道：“这也不错。我们今日竟拿定主意，不下山罢。”德夫人道：“使也使得。只是香铺子里被褥，什么人都盖，肮脏得了不得，怎么盖呢？若不下山，除非取自己行李去，我们又没有带家人来，叫谁去取呢？”老残道：“可以写个纸条儿，叫道士着个人送到店里，叫你的管家雇人送上山去，有何不可？”慧生道：“可以不必。

横竖我们都有皮斗篷在小轿上，到了夜里披着皮斗篷，歪一歪就算了。谁还当真睡吗？”德夫人道：“这也使得。只是我瞧铁二叔他们二位，都没有皮斗篷。便怎么好？”老残笑道：“这可多虑了！我们走江湖的人，比不得你们做官的，我们那儿都可以混。不要说他山上有被褥，就是没被褥，我们也混得过去。”

慧生说：“好，好！我们就去看温凉玉去罢。”说着就随了小道士走到西院，老道士迎接出来，深深施了一礼，各人回了一礼。走进堂屋，看见收拾得甚为干净。道士端出茶盒，无非是桂圆、栗子、玉带糕之类。大家吃了茶，要看温凉玉。道士引到里间，一个半桌上放着，还有个锦幅子盖着。道士将锦幅揭开，原来是一块青玉，有三尺多长，六七寸宽，一寸多厚，上半截深青，下半截淡青。道士说：“仵用手摸摸看，上半多冻扎手，下半截一点不凉，仿佛有点温温的似的，上古传下来是我们小庙里镇山之宝。”德夫人同环翠都摸了，诧异的很。老残笑道：“这个温凉玉，我也会做。”大家都怪问道：“怎么？这是做出来假的吗？”老残道：“假却不假，只是块带半璞的玉，上半截是玉，所以甚凉；下半截是璞，所以不凉。”德慧生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稍坐了一刻，给了道人的香钱，道士道了谢，又引到东院去看汉柏。有几棵两人合抱的大柏树，状貌甚是奇古，旁边有块小小石碣，上刻“汉柏”两个大字。诸人看过走向正殿，前面二门里边山轿俱已在此伺候。

老残忽抬头，看见西廊有块破石片嵌在壁上，心知必是

一个古碣。问那道士说：“西廊下那块破石片是什么古碑，”道士回说：“就是秦碣，俗名唤做‘泰山十字’。此地有拓片卖，老爷们要不要？”慧生道：“早已有过的了。”老残笑道：“我还有二十九字呢！”道士说：“那可就宝贵的了不得了。”说着各人上了轿，看看搭连里的表已经十点过了。轿子抬着出了北门，斜插着向西北走；不到半里多路，道旁有大石碑一块立着，刻了六个大字：“孔子登泰山处”。慧生指与老残看，彼此相视而笑。此地已是泰山跟脚，从此便一步一步的向上行了。

老残在轿子上看，泰安城西南上，有一座圆陀陀的山。山上有个大庙，四面树木甚多，知道必是个有名的所在。便问轿夫道：“你瞧城西南那个有庙的山，你总知道叫什么名字罢？”轿夫回道：“那叫蒿里山，山上是阎罗王庙。山下有金桥、银桥、奈河桥，人死了都要走这里过的。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多烧几回香，死后占大便宜呢！”老残诙谐道：“多烧几回香，譬如多请几回客，阎王爷也是人做的，难道不讲交情吗？”轿夫道：“你老真明白，说的一点不错。”这时已到真山脚，路渐湾曲，两边都是山了。

走有点把钟的时候，到了一座庙宇，轿子在门口歇下。轿夫说：“此地是斗姥宫，里边全是姑子，太太们在这里吃饭很便当的。但凡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这庙里吃饭。”德夫人说：“既是姑子庙，我们就在这里歇歇罢。”又问轿夫：“前面没有卖饭的店吗？”轿夫说：“老爷太太们都是在这里吃，前面有饭篷子，只卖大饼咸菜，没有别的。也没地方坐，都是蹲着

吃。那是俺们吃饭的地方。”慧生说：“也好，我们且进去再说。”走进客堂，地方却极干净。有两个老姑子接出来，一个约五六十岁，一个四十多岁。大家坐下谈了几句，老姑子问：“太太们还没有用过饭罢？”德夫人说：“是的。一清早出来的，还没吃饭呢。”老姑子说：“我们小庙里粗饭是常预备的，但不知太太们上山烧香，是用荤菜是素菜？”德夫人道：“我们吃素吃荤，到也不拘，只是他们爷们家恐怕素吃不来，还是吃荤罢。可别多备，吃不完可惜了。”老姑子说：“荒山小庙，要多也备不出来。”又问：“太太们同老爷们是一桌吃两桌吃呢？”德夫人道：“都是自家爷们，一桌吃罢，可得劳驾快点。”老姑子问：“仝今儿还下山吗？恐来不及哩！”德夫人说：“虽不下山，恐赶不上山可不好。”老姑子道：“不要紧的，一霎就到山顶了。”

当这说话之时，那四十多岁的姑子，早已走开，此刻才回。向那老姑子耳边咕咕了一阵，老姑子又向四十多岁姑子耳边咕咕子几句。老姑子回头便向德夫人道：“请南院里坐罢。”便叫四十多岁的姑子前边引道，大家让德夫人同环翠先行，德慧生随后，老残打末。出了客堂的后门，向南拐弯，过了一个小穿堂，便到了南院。这院子朝南，五间北屋甚大。朝北却是六间小南屋，穿堂东边三间，西边两间。那姑子引着德夫人出了穿堂，下了台阶，望东走到三间北屋跟前。看那北屋中间是六扇窗格，安了一个风门，悬着大红呢的夹板棉门帘。两边两间，却是砖砌的窗台，台上一块大玻璃，掩着素绢书画玻璃挡子，玻璃上面系两扇纸窗，冰片梅的格子眼

儿。

当中三层台阶，那姑子抢上那台阶，把板帘揭起，让德夫人及诸人进内。走进堂门，见是个两明一暗的房子，东边两间敞着。正中设了一个小圆桌，退光漆漆得灼亮。围着圆桌六把海梅八行书小椅子。正中靠墙设了一个窄窄的佛柜，佛柜上正中供了一尊观音像。走近佛柜细看，原来是尊康熙五彩御窑鱼篮观音，十分精致。观音的面貌，又美丽，又庄严，约有一尺五六寸高。龕子前面放了一个宣德年制的香炉，光彩夺目，从金子里透出朱砂斑来。龕子上面墙上挂了六幅小屏，是陈章侯画的马鸣、龙树等六尊佛像。佛柜两头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经卷。再望东看，正东是一个月洞大玻璃窗，正中一块玻璃，足足有四尺见方。四面也是冰片梅格子眼儿，糊着高丽白纸。月洞窗下放了一张古红木小方桌，桌子左右两张小椅子，椅子两旁却是一对多宝橱，陈设各样古玩。圆洞窗两旁挂了一副对联，写的是：

靓妆艳比莲花色；

云幕香生贝叶经。

上款题“靓云道友法鉴”，下款写“三山行脚僧醉笔”。

屋中收拾得十分干净。再看那玻璃窗外，正是一个山涧，涧里的水花喇花喇价流，带着些乱冰，玎玲琅琅价响，煞是好听。又见对面那山坡上一片松树，碧绿碧绿，衬着树根下的积雪，比银子还要白些，真是好看。

德夫人一面看，一面赞叹，回头笑向德慧生道：“我不同你回扬州了，我就在这儿做姑子罢，好不好？”慧生道：“很

好，可是此地的姑子是做不得的。”德夫人道：“为什么呢？”慧生道：“稍停一会，你就知道了。”老残说道：“伫别贪看景致，伫闻闻这屋里的香，恐怕你们旗门子里虽阔，这香到未必有呢！”德夫人当真用鼻子细细价嗅了会子说：“真是奇怪，又不是芸香、麝香，又不是檀香、降香、安息香，怎么这们好闻呢？”只见那两个老姑子上前打了一个稽首说：“老爷太太们请坐，恕老僧不陪，叫他们孩子们过来伺候罢。”德夫人连称：“请便，请便。”老姑子出去后，德夫人道：“这种好地方给这姑子住，实在可惜！”老残道：“老姑子去了，小姑子就来的，但不知可是靚云来？如果他来，可妙极了！这人名声很大，我也没见过，很想见见。倘若沾大嫂的光，今儿得见靚云，我也算得有福了。”

未知来者可是靚云，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话说老残把个靓云说得甚为郑重，不由德夫人听得诧异，连环翠也听得傻了，说道：“这屋子想必就是靓云的罢？”老残道：“可不是呢，你不见那对子上落的款吗？”环翠把脸一红说：“我要认得对子上的款，敢是好了！”老残道：“你看这屋子好不好呢？”环翠道：“这屋子要让我住一天，死也甘心。”老残道：“这个容易，今儿我们大家上山，你不要去。让你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山上下来再把你捎回店去，你不算住了一天了吗？”大家听了都呵呵大笑。德夫人说：“这地不要说他羡慕，连我都舍不得去哩！”说着，只见门帘开处，进来了两个人，一色打扮：穿着二蓝摹本缎羊皮袍子，元色摹本皮坎肩。剃了小半个头，梳作一个大辫子。搽粉点胭脂，穿的是挖云子镶鞋。进门却不打稽首，对着各人请了一个双安。看那个大些的，约有三十岁光景，二的有二十岁光景。大的长长鸭蛋脸儿，模样倒还不坏，就是脸上粉重些，大约有点烟色，要借这粉盖下去的意思。二的团团面孔，淡施脂粉，却一脸的秀气，眼睛也还有神。各人还礼已毕，让他们坐下。大

家心中看去：大约第二个是靚云，因为觉得他是靚云，便就越看越好看起来了。

只见大的问慧生道：“这位老爷贵姓是德罢？他是到那里上任去吗？”慧生道：“我是送家眷回扬州，路过此地上山烧香，不是上任的官。”他又问老残道：“他是到那儿上任，还是有差使？”老残道：“我一不上任，二不当差，也是送家眷回扬州。”只见那二的说道：“二位府上都是扬州吗？”慧生道：“都不是扬州人，都在扬州住家。”二的又道：“扬州是好地方，六朝金粉，自古繁华，不知道隋堤杨柳现在还有没有？”老残道：“早没有了！世间那有一千几百年的柳树吗？”二的又道：“原是这个道理，不过我们山东人性拙，古人留下来的名迹都要点缀，如果隋堤在我们山东，一定有人补种些杨柳，算一个风景。譬如这泰山上的五大夫松，难道当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吗？不过既有这个名迹，总得种五棵松在那地方，好让那游玩的人看了，也可以助点诗兴，乡下人看了，也多知道一件故事。”

大家听得此话，都吃了一惊。老残也自悔失言，心中暗想看此吐属，一定是靚云无疑了。又听他问道：“扬州本是名士的聚处，象那‘八怪’的人物，现在总还有罢？”慧生道：“前几年还有几个，如词章家的何莲舫，书画家的吴让之，都还下得去，近来可就一扫光了！”慧生又道：“请教法号，想必就是靚云罢？”只见他答道：“不是，不是。靚云下乡去了，我叫逸云。”指那大的道：“他叫青云。”老残插口问道：“靚云为什么下乡？几时来？”逸云道：“没有日子来。不但靚云

师弟不能来，恐怕连我这样的乏人，只好下乡去哩！”老残忙问：“到底什么缘故？请你何妨直说呢。”只见逸云眼圈儿一红，停了一停说：“这是我们的丑事，不便说，求老爷们不用问罢！”

当时只见外边来了两个人，一个安了六双杯箸。一个人托着盘子，取出八个菜碟，两把酒壶，放在桌上。青云立起身来说：“太太老爷们请坐罢。”德慧生道：“怎样坐呢？”德夫人道：“你们二位坐东边，我们姐儿俩坐西边，我们对着这月洞窗儿，好看景致。下面两个坐位，自然是他们俩的主位了。”说完大家依次坐下，青云持壶斟了一遍酒。逸云道：“天气寒，你多用一杯罢，越往上走越冷哩！”德夫人说：“是的，当真我们喝一杯罢。”大家举杯替二云道了谢，随便喝了两杯。

德夫人惦记靚云，向逸云道：“你才说靚云为什么下乡？咱娘儿们说说不要紧的。”逸云叹口气道：“你别笑话！我们这个庙是从前明就有的，历年以来都是这样。你看我们这样打扮，并不是象那倚门卖笑的娼妓，当初原为接待上山烧香的上客：或是官，或是绅，大概全是读书的人居多。所以我们从小全得读书，读到半通就念经典，做功课。有官绅来陪着讲讲话，不讨人嫌。又因为尼姑的装束颇犯人的忌讳，若是上任，或有甚喜事，大概俗说看见尼姑不吉祥，所以我们三十岁以前全是这个装束，一过三十就全剃了头了。虽说一样的陪客，饮酒行令，间或有喜欢风流的客，随便诙谐两句，也未尝不可对答。倘或停眠整宿的事情，却是犯着祖上的清

规，不敢忘为的。”德夫人道：“然则你们这庙里人，个个都是处女身体到老的吗？”逸云道：“也不尽然，老子说的好：‘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若是过路的客官，自然没有相干的了。若本地绅衿，常来起坐的，既能夹以诙谐，这其中就难说了！男女相爱，本是人情之正，被情丝系缚，也是有的。但其中十个人里，一定总有一两个守身如玉，始终不移的。”

德夫人道：“伫说的也是，但是靓云究竟为什么下乡呢？”逸云又叹一口气道：“近来风气可大不然了，倒是做买卖的生意人还顾点体面，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比那下等还要粗暴些！俺这靓云师弟，今年才十五岁，模样长得本好，人也聪明，有说有笑，过往客官，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又好修饰，伫瞧他这屋子，就可略见一斑了。前日，这里泰安县宋大老爷的少爷，带着两位师爷来这里吃饭，也是庙里常有的事。谁知他同靓云闹的很不象话，靓云起初为他是本县少爷，不敢得罪，只好忍耐着。到后来，万分难忍，就逃到北院去了。这少爷可就发了脾气，大声嚷道：‘今儿晚上如果靓云不来陪我睡觉，明天一定来封庙门。’老师父没了法了，把两师爷请出去，再三央求，每人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才算免了那一晚上的难星。昨儿下午，那个张师爷好意特来送信说：‘你们不要执意，若不教靓云陪少爷睡，庙门一定要封的。’昨日我们劝了一晚上，他决不肯依。你们想想看罢，老师父听了没有办法，哭了一夜，说：‘不想几百年的庙，在我手里断送掉了！’今天早起才把靓云送下乡去，我明早也要走了，只留青云、素云、紫云三位师兄在此等候封门。”

说完，德夫人气的摇头，对慧生道：“怎么外官这们利害，咱们在京里看御史们的摺子，总觉言过其实，若象这样，还有天日吗？”慧生本已气得脸上发白，说：“宋次安还是我乡榜同年呢！怎么没家教到这步田地！”这时外间又端进两个小碗来，慧生说：“我不吃了。”向逸云要了笔砚同信纸，说：“我先写封信去，明天当面见他，再为详说。”当时逸云在佛柜抽屉内取出纸笔，慧生写过，说：“叫人立刻送去，我们明天下山，还在你这里吃饭。”重新入座。德夫人问：“信上怎样写法？”慧生道：“我只说今日在斗姥宫，风闻因得罪世兄，明日定来封门。弟明天下山，仍须借此地一饭，因偕同女眷，他处不便。请缓封一日，俟弟与阁下面谈后，再封何如？鹄候玉音。”

逸云听了笑吟吟的提了酒壶满斟了一遍酒，摘了青云袖子一下，起身离座，对德公夫妇请了两个双安，说：“替斗姥娘娘谢仝的恩惠。”青云也跟着请了两个双安。德夫人慌忙道：“说那儿话呢，还不定有用没有用呢。”二人坐下，青云愣着个脸说道：“这信要不着劲，恐怕他更要封的快了。”逸云道：“傻小子，他敢得罪京官吗？你不知道象我们这种出家人，要算下贱到极处的，可知那娼妓比我们还要下贱，可知那州县老爷们比娼妓还要下贱！遇见驯良百姓，他治死了还要抽筋剥皮，挫骨扬灰。遇见有权势的人，他装王八给人家踹在脚底下，还要昂起头来叫两声，说我唱个曲子仝听听罢。——他怕京官老爷们写信给御史参他。你瞧着罢！明天我们这庙门口，又该挂一条彩绸、两个宫灯哩！”大家多忍不住的笑了。

说着，小碗大碗俱已上齐，催着拿饭吃了好上山。霎时饭已吃毕，二云退出，顷刻青云捧了小妆台进来，让德夫人等匀粉。老姑子亦来道谢，为写信到县的事。德慧生问：“山轿齐备了没有？”青云说：“齐备了。”于是大家仍从穿堂出去，过客堂，到大门，看轿夫俱已上好了板，又见有人挑了一肩行李。轿夫代说是客店里家人接着信，叫送来的。慧生道：“你跟着轿子走罢。”老姑子率领了青云、紫云、素云三个小姑子，送到山门外边。等轿子走出，打了稽首送行，口称：“明天请早点下山。”

轿子次序仍然是德夫人第一，环翠第二，慧生第三，老残第四。出了山门，向北而行，地甚平坦，约数十步始有石级数层而已。行不甚远，老残在后。一少年穿库灰搭连，布棉袍，青布坎肩，头上戴了一顶新褐色毡帽。一个大辫子，漆黑漆黑拖在后边，辫穗子有一尺长；却同环翠的轿子并行。后面虽看不见面貌，那个雪白颈项，却是很显豁的。老残心里诧异，山路上那有这种人？留心再看，不但与环翠轿子并行，并且在那与环翠谈心。山轿本来离地甚近，走路的人比坐轿子的人，不过低一头的景，所以走着说话甚为便当。又见那少年指手画脚，一面指，一面说。又见环翠在轿子上也用手指着，向那少年说话，仿佛象同他很熟似的。心中正在不解什么缘故，忽见前面德夫人也回头用手向东指着，对那少年说话。又见那少年赶走了几步，到德夫人轿子跟前说了两句，见那轿子就渐渐走得慢了。老残正在纳闷，想不出这个少年是个何人，见前面轿子已停，后面轿子也一齐放下。慧

生、老残下轿，走上前去，见德夫人早已下轿，手搀着那少年，朝东望着说话呢。

老残走到跟前，把那少年一看，不觉大笑，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哟！你怎么不坐轿子，走了来吗？快回去罢。”环翠道：“他师父说，教他一直送我们上山呢。”老残道：“那可使得不得，几十里地，跑得了吗？”只见逸云笑说道：“俺们乡下人，没有别的能耐，跑路是会的。这山上别说两天一个来回，就一天两个来回也累不着。”德夫人向慧生、老残道：“伫见那山涧里一片红吗？刚才听逸云师兄说，那就是经石峪，在一块大磐石上，北齐人刻的一部《金刚经》。我们下去瞧瞧好不好？”慧生说：“耶”逸云说：“下去不好走，伫走不惯，不如上这块大石头上，就都看见了。”大家都走上那路东一块大石上去，果然一行一行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连那“我相人相众生相”等字，都看得出来。德夫人问：“这经全吗？”逸云说：“本来是全的，历年被山水冲坏的不少，现在存的不过九百多字了。”德夫人又问道：“那北边有个亭子干什么的？”逸云说：“那叫晾经亭，仿佛说这一部经晾在这石头上似的。”

说罢各人重复上轿，再往前行，不久到了柏树洞，两边都是古柏交柯，不见天日。这柏树洞有五里长，再前是水流云在桥了。桥上是一条大瀑布冲下来，从桥下下山去。逸云对众人说：“若在夏天大雨之后，这水却不从桥下过。水从山上下来力量过大，径射到桥外去。人从桥上走，就是从瀑布底下钻过去，这也是一有趣的奇景。”说完，又往前行，见面前有“回马岭”三个字，山从此就险峻起来了。再前，过二

天门，过五大夫松，过百丈崖，到十八盘。在十八盘下，仰看南天门，就如直上直下似的，又象从天上挂下一架石梯子似的。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轿夫到此也都要吃袋烟歇歇脚力。环翠向德夫人道：“太太怕不怕？”德夫人道：“怎么不怕呢？伫瞧那南天门的门楼子，看着象一尺多高，你想这够多们远，都是直上直下的路。倘若轿夫脚底下一滑，我们就成了肉浆了？想做了肉饼子都不成。”逸云笑道：“不怕的，有娘娘保佑，这里自古没闹过乱子，伫放心罢。伫不信我走给伫瞧。”说着放开步，如飞似的去了。走得一半，只见逸云不过有个三四岁小孩子大，看他转过身来，面朝下看，两只手乱招。德夫人大声喊道：“小心着，别栽下来。”那里听得见呢？看他转身，又望上去了。

这里轿夫脚力已足，说：“太太们请上轿罢。”德夫人袖中取出块花绢子来对环翠道：“我教你个好法子，你拿手绢子把眼捂上，死活存亡，听天由命去了罢。”环翠说：“只好这样。”当真也取块帕子将眼遮上听他去了。顷刻工夫已到南天门里，听见逸云喊道：“德太太，到了平地啦，伫把手帕子去了罢。”德夫人等惊魂未定，并未听见，直至到了元宝店门口停了轿，逸云来搀德夫人，替他把绢子除下，德夫人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见两头都是平地，同街道一样，方敢挪步。老残也替环翠把绢子除下，环翠回了一口气说：“我没摔下去罢？”老残说：“你要摔下去早死了！还会说话吗？”两人笑了笑，同进店去。原来逸云先到此地，分付店家将后院打扫干净，他复往南天门等候轿子，所以德夫人来时，诸事俱已齐

备。

这元宝店外面三间临街，有柜台发卖香烛元宝等件，里边三间专备香客住宿的。各人进到里间，先在堂屋坐下，店家婆送水来洗了脸。天时尚早，一角斜阳，还未沉山。坐了片刻，挑行李的也到了。逸云叫挑夫搬进堂屋内，说：“你去罢。”逸云问：“怎样铺法？”老残说：“我同慧哥两人住一间，他们三人住一间何如？”慧生说：“甚好。”就把老残的行李放在东边，慧生的放在西边。逸云将东边行李送过去，就来拿西边行李，环翠说：“我来罢，不敢劳伧驾。”其时逸云已将行李提到西房打开，环翠帮着搬铺盖，德夫人说：“怎好要你们动手，我来罢。”其实已经铺陈好了。那边一副，老残等两人亦布置停妥。逸云赶过来说道：“我可误了差使了，怎么伧已经归置好了吗？”慧生说：“不敢当，你请坐一会歇歇好不好？”逸云说声：“不累，歇什么！”又往西房去了。慧生对老残说：“你看逸云何如？”老残说：“实在好。我又是喜爱，又是佩服，倘若在我们家左近，我必得结交这个好友。”慧生说：“谁不是这们想呢？”

慢提慧生、老残这边议论。却说德夫人在庙里就契重逸云，及至一路同行，到了一个古迹，说一个古迹；看他又风雅，又泼辣。心里想：“世间那里有这样好的一个文武双全的女人？若把他弄来做个帮手，白日料理家务，晚上灯下谈禅；他若肯嫁慧生，我就不要他认嫡庶，姊妹称呼我也是甘心的。”自从打了这个念头，越发留心去看逸云，见他肤如凝脂，项如螭蛭。笑起来一双眼又秀又媚，却是不笑起来又冷若冰霜。

趁逸云不在眼前时，把这意思向环翠商量，环翠喜的直蹦说：“伫好歹成就这件事罢，我替伫磕一个头谢谢伫。”德夫人笑道：“你比我还着急吗？且等今晚试试他的口气，他若肯了，不怕他师父不肯。”

究竟慧生姻缘能否成就，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却说德夫人因爱惜逸云，有收做个偏房的意思，与环翠商量。那知环翠看见逸云，比那宋少爷想靓云还要热上几分。正算计明天分手，不知何时方能再见，忽听德夫人这番话，以为如此便可以常常相见，所以欢喜的了不得。几乎真要磕下头去，被德夫人说要试试口气，意在不知逸云肯是不肯，心想到也不错，不觉又冷了一段。说时，看逸云带着店家婆子摆桌子，搬椅子，安杯箸，忙了个够，又帮着摆碟子。摆好，斟上酒说：“请太太们老爷们坐罢，今儿一天乏了，早点吃饭，早点安歇。”大家走出来说：“山顶上那来这些碟子？”逸云笑说：“不中吃，是俺师父送来的。”德夫人说：“这可太费事了。”闲话休提，晚饭之后，各人归房。逸云少坐一刻，说：“二位太太早点安置，我失陪了。”德夫人说：“你上那儿去？不是咱三人一屋子睡吗？”逸云说：“我有地方睡，你放心吧。这家元宝店，就是婆媳两个，很大的炕，我同他们婆媳一块儿睡，舒服着呢。”德夫人说：“不好，我要同你讲话呢。这里炕也很大，你怕我们三个人同睡不暖和，你就抱副铺子里预

备香客的铺盖，来这儿睡罢。你不在这儿，我害怕，我不敢睡。”环翠也说：“你若不来，就是恶嫌咱娘儿们，你快点来罢。”逸云想了想，笑道：“不嫌脏，我就来。我有自己带来的铺盖，我去取来。”说着便走出去，取进一个小包袱来，有尺半长，五六寸宽，三四寸高。环翠急忙打开一看，不过一条薄羊毛毯子，一个活脚竹枕而已。看官，怎样叫活脚竹枕？乃是一片大毛竹，两头安两片短毛竹，有枢轴，支起来象个小几，放下来只是两片毛竹，不占地方：北方人行路常用的，取其便当。且说德夫人看了说：“噯呀！这不冷吗？”逸云道：“不要他也不冷，不过睡觉不盖点不象个样子，况且这炕在墙后头烧着火呢，一点也不冷。”德夫人取表一看，说：“才九点钟还不曾到，早的很呢。你要不困，我们随便胡说乱道好不好呢？”逸云道：“即便一宿不睡，我也不困，谈谈最好。”德夫人叫环翠：“劳驾伧把门关上，咱们三人上炕谈心去，这底下坐着怪冷的。”

说着三人关门上炕，炕上有小炕几儿，德夫人同环翠对面坐，拉逸云同自己并排坐，小小声音问道：“这儿说话，他们爷儿们听不着，咱们胡说行不行？”逸云道：“有什么不行的？伧爱怎么说都行。”德夫人道：“你别怪我，我看青云、紫云他们姐妹三，同你不一样，大约他们都常留客罢？”逸云说：“留客是有的，也不能常留。究竟庙里比不得住家，总有点忌讳。”德夫人又问：“我瞧伧没有留过客，是罢？”逸云笑说：“伧何以见得我没有留过客呢？”德夫人说：“我那些想，然则你留过客吗？”逸云道：“却真没留过客。”德夫人说：

“你见了标致的爷们，你爱不爱呢？”逸云说：“那有不爱的呢！”德夫人说：“既爱怎么不同他亲近呢？”逸云笑吟吟的说道：“这话说起来很长。伧想一个女孩儿家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什么都知道了，又在我们这个庙里，当的是应酬客人差使。若是疤麻歪嘴呢，自不必说；但是有一二分姿色，搽粉抹胭脂，穿两件新衣裳，客人见了自然人人喜欢，少不得甜言蜜语的灌两句。我们也少不得对人家瞧瞧，朝人家笑笑，人家就说我们飞眼传情了，少不得更亲近点。这时候伧想，倘若是个平常人到也没啥，倘若是个品貌又好，言语又有情意的人，你一句我一句自然而然的那个心就到了这人身上了。可是咱们究竟是女孩儿家，一半是害羞，一半是害怕，断不能象那天津人的话‘三言两语成夫妻’，毕竟得避忌点儿。

记得那年有个任三爷，一见就投缘，两三面后别提多好。那天晚上睡了觉，这可就胡思乱想开了。初起想这个人跟我怎么这们好，就起了个感激他的心，不能不同他亲近。再想他那模样，越想越好看。再想他那言谈，越想越有味。闭上眼睛就看见他，睁开眼还是想着他，这就着上了魔，这夜觉可就别想睡得好了！到了四五更的时候，脸上跟火烧的样，飞热起来。用个镜子照照，真是面如桃花。那个样子，别说爷们看了要动心，连我自己看了都动心。那双眼珠子，不知为了什么，就象有水泡似的，拿个手绢擦擦，也真有点湿绿绿的。奇怪！到天明，头也昏了，眼也涩了，勉强睡一霎儿，刚睡不大工夫，听见有人说话，一骨碌就坐起来了。心里说：‘是我那三爷来了罢？’再定神听听，原来是打粗的火工清晨

扫地呢。歪下头去再睡，这一觉可就到了晌午了。等到起来，除了这个人没第二件事听见，人说什么马褂子颜色好，花样新鲜，冒冒失失的就问：‘可是说三爷的那件马褂不是？’被人家瞅一眼笑两笑，自己也觉得失言，臊得脸通红的。停不多大会儿，听人家说，谁家兄弟中了举了。又冒失问：‘是三爷家的五爷不是？’被人家说：‘你敢是迷了罢。’又臊得跑开去。等到三爷当真来了，就同看见自己的魂灵似的，那一亲热，就不用问了。可是闺女家头一回的大事，那儿那们容易呢？自己固然不能启口，人家也不敢轻易启口，不过干亲热亲热罢哩！

到了几天后，这魔着的更深了，夜夜算计，不知几时可以同他亲近。又想他要住下这一夜，有多少话都说得了。又想在爹妈跟前说不得的话，对他都可以说得，想到这里，不知道有多欢喜。后来又想，我要他替我做什么衣裳，我要他替我做什么帐幌子，我要他替我做什么被褥，我要他买什么木器。我要问师父要那南院里那三间北屋，这屋子我要他怎么收拾，各式长桌、方桌，上头要他替我办什么摆饰。当中桌上、旁边墙上要他替我办坐钟、挂钟。我大襟上要他替我买个小金表，我们虽不用首饰，这手胳膊上实金镯子是一定要的，万不能少。甚至妆台、粉盒，没有一样不曾想到。这一夜又睡不着了。又想知道他能照我这样办不能？又想任三爷昨日亲口对我说：‘我真爱你，爱极了。倘若能成就咱俩人好事，我就破了家，我也情愿；我就送了命，我也愿意。古人说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只是不知你心里有我

没有?’我当时怪臊的，只说了一句：‘我心同你心一样。’我此刻想来要他买这些物件，他一定肯的。又想我一件衣服，穿久了怪腻的，我要大毛做两套，是什么颜色，什么材料。中毛要两者。小毛要两套。棉、夹、单、纱要多少套，颜色花纹不要有犯重的。想到这时候，仿佛这无限若千的事物，都已经到我手里似的。又想正月香市，初一我穿什么衣裳，十五我穿什么衣裳。二月二龙抬头，我穿什么衣裳。清明我穿什么衣裳。四月初八佛爷生日，各庙香火都盛。我应该穿什么衣裳。五月节，七月半，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朝，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我穿什么衣裳。某处大会，我得去看，怎么打扮。某处小会，我也得去，又应该怎样打扮。青云、紫云他们没有这些好装饰，多寒蠢，我多威武。又想我师父从七八岁抚养我这们大，我该做件什么衣服酬谢他。我乡下父母我该买什么东西叫他二老欢喜欢喜，他必叫着我的名儿说：‘大妞儿，你今儿怎么穿得这们花绍？真好看煞人！’又想二姨娘、大姑姑，我也得买点啥送他。还没有盘算得完，那四面的鸡子，胶胶角角，叫个不住。我心里说这鸡真正浑蛋，天还早着呢！再抬头看，窗户上已经白洋洋的了，这算我顶得意的一夜。

过了一天，任三爷又到庙里来啦。我抽了个空儿，把三爷扯到一个小屋子里，我说：‘咱俩说两句话。’到了那屋子里，我同三爷并肩坐在炕沿上，我说：‘三爷我对你说……’这句才吐出口，我想那有这们不害臊的人呢？人家没有露口气，咱们女孩儿家倒先开口了，这一想把我臊的真没有地洞

好钻下去。那脸登时飞红，拔开腿就往外跑。三爷一见，心里也就明白一大半了，上前一把把我抓过来望怀里一抱，说：‘心肝宝贝，你别跑，你的话我知道一半啦，这有什么害臊呢？人人都有这一回的，这事该怎么办？你要什么物件？我都买给你，你老老实实说罢！’

逸云说：“我那心勃勃腾腾的乱跳，跳了会子，我就把前儿夜里想的事都说出来了。说了一遍，三爷沉吟了一沉吟说：‘好办，我今儿回去就禀知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最疼爱我的，没那个不依。俺三奶奶暂时不告诉他，娘们没有不吃醋的，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坏。就是这们办，妥当，妥当。’说话完了，恐怕别人见疑，就走出来了。我又低低嘱咐一句：‘越快越好，我听伫的信儿。’三爷说：‘那还用说。’也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我送他到大门口，他还站住对我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了，我这两天就不来，我托朋友来先把你师父的盘子讲好了，我自己去替你置办东西。’我说：‘很好，很好，盼望着哩！’从此有两三夜也没睡好觉，可没有前儿夜里快活，因为前儿夜里只想好的一面。这两夜，却是想到好的时候，就上了火焰山；想到不好的时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热，一霎凉，仿佛发连环疟子似的。一天两天还好受，等到第三天，真受不了！怎么还没有信呢？俗语说的好，真是七窍里冒火，五脏里生烟。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制买物件，同作衣裳去了。心里埋怨他：‘你买东西忙什么呢？先来给我送个信儿多不是好，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干什么呢？’

到了第四天，一会儿到大门上去看看，没有人来。再一

会儿又到大门口看看，还没有人来！腿已跑酸啦，眼也望穿啦。到得三点多钟，只见大南边老远的一肩山轿来了，其实还隔着五六里地呢，不知道我眼怎么那们尖，一见就认准了一点也不错，这一喜欢可就不要说了！可是这四五里外的轿子，走到不是还得一会子吗？忽然想起来，他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他自己不来，先托个朋友来跟师父说妥他再来。今儿他自己来，一定事情有变！这一想，可就是仿佛看见阎罗王的勾死鬼似的，两只脚立刻就发软，头就发昏，万站不住，飞跑进了自己屋子，掩上脸就哭。哭了一小会，只听外边打粗的小姑子喊道：‘华云，三爷来啦！快去罢！’二位太太，俺知道为什么叫华云呢？因为这逸云是近年改的，当年我本叫华云。

我听打粗的姑子喊，赶忙起来，擦擦眼，匀匀粉，自己怪自己，这不是疯了吗？谁对你说不成呢？自言自语的，又笑起来了！脸还没匀完，谁知三爷已经走到我屋子门口，掀起门帘说：‘你干什么呢？’我说：‘风吹砂子迷了眼啦！我洗脸的。’我一面说话，偷看三爷脸神，虽然带着笑，却气象冰冷，跟那冻了冰的黄河一样。我说：‘三爷请坐。’三爷在炕沿上坐下，我在小条桌旁边小椅上坐下，小姑子揭着门帘，站着支着牙在那里瞅。我说：‘你还不泡茶去！’小姑子去了，我同三爷两个人脸对脸，白瞪了有半个时辰，一句话也没有说。等到小姑子送进茶来，吃了两碗，还是无言相对。我耐不住了，我说：‘三爷，今儿怎么着啦，一句话也没有？’

三爷长叹一口气，说：‘真急死人，我对你说罢！前儿不

是我从你这里回去吗？当晚得空，我就对老太太说了个大概，老太太问得多少东西，我还没敢全说，只说了一半的光景，老太太拿算盘一算，说：这不得上千的银子吗？我就不敢言语了。’

老太太说：你这孩子，你老子千辛万苦挣下这个家业，算起来不过四五万银子家当，你们哥儿五个，一年得多少用项。你五弟还没有成家，你平常喜欢在山上跑跑，我也不禁止。你今儿想到这种心思，一下子就得用上千的银子，还有将来呢？就不花钱了吗？况且你的媳妇模样也不寒蠢，你去年才成的家，你们两口子也怪好的。去年我看你小夫妇很热，今年就冷了好些，不要说是为这华云，所以变了心了。我做婆婆的为疼爱儿子，拿上千的银子给你干这事，你媳妇不敢说什么，他倘若说：赔嫁的衣服不时样了。要我给他做三二百银子衣服，明明是挤我这个短儿，我怎么发付他呢？你大嫂子、二嫂子都来赶罗我，我又怎么样？我不给他们做，他们当面不说，背后说：我们制买点物件，姓任的买的，还在姓任的家里，老太太就不愿意了。老三花上千的银子，给别人家买东西，三天后就不姓任了，老太太倒愿意。也不知道是护短呢，是老昏了！这话要传到耳朵里，我受得受不得呢？你是我心疼的儿子，你替我想想，你在外边快乐，我在家里受气，你心里安不安呢？倘若你媳妇是不贤慧的，同你吵一回，闹一回，也还罢了；倘若竟仍旧的同你好，格外的照应你，你就过意得去吗？倘若依你做了去，还是永远就住在山上，不回家呢？还是一边住些日子呢？倘若你久在山上，你不要媳妇，

你连老娘都不要了，你成什么人呢？

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时，还得在家里住些时，是不用说的了。你在家住的时候，人家山上又来了别的客，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你花钱买的衣裳真好看，穿起来给别人看。你买的器皿，给别人用。你买的帐幔，给别人遮羞。你买的被褥，给人家盖。你心疼心爱心里怜惜的人，陪别人睡。别人脾气未必有你好，大概还要闹脾气。睡的不乐意还要骂你心爱的人，打你心爱的人，你该怎么样呢？好孩子！你是个聪明孩子，把你娘的话，仔细想想，错是不错？依我看，你既爱他，我也不拦你。你把这第一个傻子让给别人做，你做第二个人去，一样的称心，一样的快乐，却不用花这们多的冤钱，这是第一个办法。你若不以为然，还有第二个办法：你说华云模样长得十分好，心地又十分聪明，对你又是十二分的恩爱，你且问他是为爱你的东西，是为爱你的人？若是为爱你的东西，就是为你的钱财了，你的钱财几时完，你的恩爱就几时断绝。你算花钱租恩爱，你算算你的家当，够租几年的恩爱？倘若是爱你的人，一定要这些东西吗？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若不要东西，真是爱你；要东西，就是假爱你。人家假爱你，你真爱人家，不成了天津的话：剃头挑子一头想吗？我共总给你一百银子，够不够你自己斟酌办理去罢！’”

逸云追述任三爷当日叙他老太太的话到此已止，德夫人对着环翠伸了一伸舌头说：“好个利害的任太太，真会管教儿子！”环翠说：“这时候虽是逸云师兄，也一点法子没有吧！”

德夫人向逸云道：“你这一番话，真抵得上一卷书呢！任三爷说完这话，伱怎么样呢？”逸云说：“我怎么办呢？哭罢咧！哭了会子，我就发起狠来了，我说：‘衣服我也不要了！东西我也不要了！任么我都不要了！伱跟师父商议去罢！’任三爷说：‘这话真难出口，我是怕你着急，所以先来告诉你，我还得想法子，就这样是万不行！伱别难受。缓两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我说：‘伱别找朋友想法子了，借下钱来，不还是老太太给吗？到成了个骗上人的事，更不妥了，我更对不住伱老太太了！’那一天就这们，我们俩人就分手了！”逸云便向二人道：“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烦，愿意听，话还长着呢！”德夫人道：“愿意听，愿意听，你说下去罢。”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却说逸云又道：“到了第二天，三爷果然托了个朋友来跟师父谈论，把以前的情节述了一遍，问师父肯成就这事不肯？并说华云已经亲口允许任么都不要，若是师父肯成就，将来补报的日子长呢。老师父说道：‘这事听华云自主。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但只可同华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邱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

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伧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伧才说的一百银子，不知算功德钱呢？还是给他置买衣服同那动用器皿呢？若是功德钱，任三爷府上也是本庙一个施主，断不计较；若是置办衣物，这功德钱指那一项抵用呢？所以这事我们不便与闻，伧请三爷自己同华云斟酌去罢。况且华云现在住的是南院的两间北屋，屋里的陈设，箱子里的衣服，也就不大离值两千银子，要是做那件事，就都得交出来。照他这一百银子的牌子，那一间屋子也不称，只好把厨房旁边堆柴火的那一间小屋腾出来给他，不然别人也是不服的。伧瞧是不是呢？’那朋友听了这番话，就来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想师父这话也确是实情，没法驳回。

我就对那朋友说：‘叫我无论怎么寒蠢，怎么受罪，我为着三爷都没有什么不肯，只是关着三爷面子，恐怕有些不妥，不必着急，等过一天三爷来，我们再商议罢。’那个朋友去了，我就仔细的盘算了两夜。我起初想，同三爷这们好，管他有衣服没衣服，比要饭的叫化子总强点。就算那间厨房旁边的小房子，也怪暖和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瞧那戏上王三姐抛彩球打着了薛平贵，是个讨饭的，他舍掉了相府小姐不做，去跟那薛平贵，落后做了西凉国王，何等荣耀，有何不

可。又想人家那是做夫妻，嫁了薛平贵，我这算什么呢？就算我苦守了十七年，任三爷做了西凉国王，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我还不是斗姥宫的穷姑子吗？况且皇上家恩典，虽准其赐封，也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谁做了官赐封到他相好的女人的，何况一个姑子呢！大清会典上有赐封尼姑的一条吗？想到这里可就凉了半截了！又想我现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马五爷做的，马褂是牛大爷做的，还有许多物件都是客人给的。若同任三爷落了交情，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马五爷、牛大爷来的时候不问吗？不告诉他不行，若告诉他，被他们损两句呢？说：‘你贪图小白脸，把我们东西都断送了！把我们待你的好意，都摔到东洋大海里去，真没良心！真没出息！’那时我说什么呢？

况且既没有好衣服穿，自然上不了台盘。正经客来，立刻就是青云他们应酬了。我只好在厨房里端菜，送到门帘子外头，让他们接进去，这是什么滋味呢！等到吃完了饭，刷洗锅碗是我的差使，这还罢了，顶难受是清早上扫屋子的地！院子里地是火工扫，上等姑子屋里地是我们下等姑子扫。倘若师兄们同客人睡在炕上，我进去扫地，看见帐幔外两双鞋，心里知道：这客当初何等契重我，我还不愿意理他，今儿我倒来替他扫地！心里又应该是什么滋味呢！如是又想：在这儿是万不行的了！不如跟任三爷逃走了罢。又想逃走，我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任三爷人家有老太太，有太太，有哥哥，有兄弟，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这条计又想左子。翻来复去，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后来忽然间得了一条妙计：我想这衣服不是马五爷同牛大爷做的吗？马五爷是当铺的东家，牛大爷是汇票庄掌柜的。这两个人待我都不错，要他们拿千把银子不吃力的。况且这两个人从去年就想算计我，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吐不出口来。眼前我只要略为撩拨他们下子，一定上钩。待他们把冤钱花过了，我再同三爷慢慢的受用，正中了三爷老太太的第一策，岂不大妙？想到这里，把前两天的愁苦都一齐散尽，很是喜欢。停了一会子，我想两个人里头，找谁好呢？牛大爷汇票庄，钱便当，找他罢。又想老西儿的脾气，不卡住脖子梗是不花钱的。花过之后，还要肉疼；明儿将来见了衣裳，他也说是他做的。见了物件，也要说是他买的。唧唧咕咕，絮叨的没有完期。况且醋心极大，知道我同三爷真好，还不定要唧咕出什么样子来才罢呢！又抽鸦片，一嘴的烟味，比粪还臭，教人怎么样受呢？不用顾了眼前，以后的罪不好受。算了罢，还是马五爷好得多呢。又想马五爷是个回子，专吃牛羊肉，自从那年县里出告示，禁宰耕牛，他们就只好专吃羊肉了。吃的那一身的羊膻气，五六尺外，就教人作恶心，怎样同他一被窝里睡呢，也不是主意！又想除了这两个呢，也有花得起钱的，大概不象个人样子；象个人的呢，都没有钱。

我想到这里，可就有点醒悟了，大概天老爷看着钱与人两样都很重的。所以给了他钱，就不教他象人；给了他个人，就不教他有钱；这也是不错的道理。后来又想任三爷人才极好，可也并不是没有钱，只是拿不出来，不能怨他。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爷了，既迷回了任三爷，想想还是刚才的计策

不错，管他马呢牛呢，将就几天让他把钱花够了，我还是跟任三爷快乐去。看银子同任三爷面上，就受几天罪也不要紧的。这又喜欢起来了睡不着，下炕剔明了灯，没有事做拿把镜子自己照照，觉得眼如春水，面似桃花。同任三爷配过对儿，真正谁也委曲不了谁。我正在得意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又盘算盘算想道：这事还有不妥当处，前儿任三爷的话不知真是老太太的话呢？还是三爷自家使的坏呢？他有一句话很可疑的，他说老太太说，‘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直怕他是用这个毒着儿来试我的心的罢？倘若是这样，我同牛爷、马爷落了交，他一定来把我痛骂一顿，两下绝交。噯呀险呀！我为三爷含垢忍污的同牛马落交，却又因亲近牛马，得罪了三爷，岂不大失算吗？不好，不好！

再想看三爷的情形，断不忍用这个毒着下我的手，一定是他老太太用这个着儿破三爷的迷。既是这样，老太太有第二条计预备在那里呢！倘若我与牛爷、马爷落了交情，三爷一定装不知道，拿二千银票来对我说：‘我好不容易千方百计的凑了这些银子来践你的前约，把银子交给你，自己去采办罢。’这时候我才死不得活不得呢！逼到临了，他总得知道真情，他就把那二千银票扯个粉碎，赌气走了，请教我该怎么样呢？其实他那二千的票子，老早挂好了失票，虽然扯碎票子，银子一分也损伤不了。只是我可就没法做人，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这们说，以前那个法子可就万用不得了！又想，这是我的过虑，人家未必这们利害，又想就算他下了这个毒手，我也有法制他。

什么法子呢？我先同牛马商议，等有了眉目，我推说我还得跟父母商议，不忙作定。然后把三爷请来，光把没有钱不能办的苦处告诉他，再把为他才用这忍垢纳污的主意说给他，请他下个决断。他说办得好，以后他无从挑眼。他说不可以办，他自然得给我个下落，不怕他不想法子去，我不赚个以逸待劳吗？这法好的。又想，还有一事，不可不虑，倘若三爷竟说：‘我实在筹不出款来，你就用这个法子，不管他牛也罢，马也罢，只要他拿出这宗冤钱来，我就让他一头地也不要紧。’自然就这们办了。可是还有那朱六爷，苟八爷，当初也花过几个钱，你没有留过客，他没有法想；既有人打过头客，这朱爷、苟爷一定也是要住的了，你敢得罪谁呢？不要说，这打头客的一住，无论是马是牛，他要住多少天，得陪他多少天，他要住一个月两个月，也得陪他一个月两个月。剩下来日子，还得应酬朱苟。算起来一个月里的日子，被牛马朱苟占去二十多天，轮到任三爷不过三两天的空儿。再算到我自己身上，得忍八九夜的难受，图了一两夜的快乐，这事还是不做的好。

又想，噯呀，我真昏了呀！不要说别人打头客，朱苟牛马要来，就是三爷打头客，不过面子大些，他可以多住些时，没人敢撑他。可是他能常年在山上吗？他家里三奶奶就不要了吗？少不得还是在家的时候多，我这里还是得陪着朱苟牛马睡。想到这里，我就把镜子一摔，心里说：都是这镜子害我的！我要不是镜子骗我，搽粉抹胭脂，人家也不来撩我，我也惹不了这些烦恼。我是闺女，何等尊重，要起什么凡心？堕

的什么孽障？从今以后，再也不与男人交涉，剪了辫子，跟师父睡去。到这时候，我仿佛大澈大悟了不是？其实天津落子馆的话，还有题目呢。

我当时找剪子去剪辫子。忽然想这可不行。我们庙里规矩过三十岁才准剪辫子呢，我这时剪辫了，明天怕不是一顿打！还得做几个月的粗工。等辫子养好了，再上台盘，这多么丢人呢！况且辫子碍着我什么事，有辫子的时候，糊涂难过。剪了辫子，得会明白吗？我也见过多少剪辫子的人，比那不剪子辫子的的时候，还要糊涂呢！只要自己拿得稳主意，剪辫子不剪辫子一样的事。那时我仍旧上炕去睡，心里又想，从今以后无论谁我都不招惹就完了。谁知道一面正在那里想斩断葛藤，一面那三爷的模样就现在眼前，三爷的说话就存在耳朵里，三爷的情意就卧在心坎儿上，到底舍不得。

转来转去，忽然想到我真糊涂了！怎么这们些天数，我眼前有个妙策，怎么没想到呢？你瞧，任老太太不是说吗：花上千的银子，给别人家买东西，三天后就不姓任的。可见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给钱，为的这样用法，过了几天。东西也是人家的，人还是人家的，岂不是人财两空吗？我本没有第二个人在心上，不如我径嫁了三爷，岂不是好？这个主意妥当，又想有五百银子给我家父母，也很够欢喜的。有五百银子给我师父，也没有什么说的。我自己的衣服，有一套眼面前的就行了，以后到他家还怕没得穿吗？真正妙计，巴不得到天明着人请三爷来商量这个办法。谁知道往常天明的很快，今儿要他天明，越看那窗户越不亮，真是恨人！

又想我到他家，怎样伺候老太太，老太太怎样喜欢我。我又怎样应酬三奶奶，三奶奶又怎样喜欢我。我又怎样应酬大奶奶、二奶奶，他们又怎样喜欢我。将来生养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他念书，读文章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点状元，放八府巡按，做宰相。我做老太太，多威武。二儿子，叫他出洋，做留学生，将来放外国钦差。我再跟他出洋，逛那些外国大花园，岂不快乐死了我吗？咳！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可是我听说七八年前，我们师叔嫁了李四爷，是个做官的，做过那里的道台，去的时候，多们耀武扬威！末后听人传说，因为被正太太凌虐不过，喝生鸦片烟死了。又见我们彩云师兄，嫁了南乡张三爷，也是个大财主。老爷在家的時候，待承的同亲姊妹一样，老爷出了门，那磨折就说不上口了，身上烙的一个一个的疮疤。老爷回来，自然先到太太屋里了，太太对老爷说：‘你们这姨太太，不知道同谁偷上了，着了一身的杨梅疮，我好不容易替他治好了，你明儿瞧瞧他身上那疮疤子，怕人不怕人？你可别上他屋里去，你要看上杨梅疮。可就了不得啦！’把个老爷气的发抖，第二天清早起，气狠狠的拿着马鞭子，叫他脱衣裳看疤，他自然不肯。老爷更信太太说的不错，扯开衣服，看了两处。不问青红皂白，举起鞭子就打，打了二三百鞭子。教人锁到一间空屋子里去，一天给两碗冷饭。吃到如今，还是那们半死不活的呢！

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里也有两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

闷死了的，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不是斗口就是淘气。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我可不知道任三奶奶怎么，听说也很利害。然则我去到他家，也是死多活少。况且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人家结发夫妻过的太太平平和和气气的日子，要我去扰得人家六畜不安，末后连我也把个小命儿送掉了，图着什么呢？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如睡我的觉罢。

刚闭上眼，梦见一个白发白须的老翁对我说道：“逸云！逸云！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只因为贪恋利欲，埋没了你的智慧，生出无穷的魔障。今日你命光发露，透出你的智慧，还不趁势用你本来具足的慧剑，斩断你的邪魔吗？”我听了连忙说：“是，是！”我又说：“我叫华云，不叫逸云。”那老者道：“迷时叫华云，悟时就叫逸云了。”我惊了一身冷汗，醒来可就把那些胡思乱想一扫帚扫清了，从此改为逸云的。”

德夫人道：“看你年纪轻轻的真好大见识，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且问你：譬如现在有个人，比你任三爷还要好点。他的正太太又爱你，又契重你，说明了同你姊妹称呼。把家务全交给你一个人管，永远没有那咕咕咕咕的事，你还愿意嫁他，不愿意呢？”逸云道：“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教我怎样嫁人呢？”德夫人大惊道：“我不解你此话怎讲？”

未知逸云说出甚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溺

话说德夫人听逸云说：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怎样嫁人呢？慌忙问道：“此话怎讲？”逸云道：“《金刚经》云：‘无人相，无我相。’世间万事皆坏在有人相我相。《维摩诘经》：维摩诘说法的时候，有天女散花，文殊菩萨以下诸大菩萨，花不着身，只有须菩提花着其身，是何故呢？因为众人皆不见天女是女人，所以花不着身。须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即不能免男相女相，所以见天女是女人，花立刻便着其身。推倒极处，岂但天女不是女身，维摩诘空中，那得会有天女？因须菩提心中有男女相，故维摩诘化天女身而为说法。我辈种种烦恼，无穷痛苦，都从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这一念上生出来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这就入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

德夫人道：“你说了一段佛法，我还不能甚懂，难道你现在无论见了何等样的男子，都无一点爱心吗？”逸云道：“不然，爱心怎能没有？只是不分男女，却分轻重。譬如见了一个才子，美人，英雄，高士，却是从钦敬上生出来的爱心。见

了寻常人却与我亲近的，便是从交感上生出来的爱心。见了些下等愚蠢的人，又从悲悯上生出爱心来。总之，无不爱之人，只是不管他是男是女。”德夫人连连点头说“师兄不但是师兄，我真要认你做师父了。”又问道：“你是几时澈悟到这步田地的呢？”逸云道：“也不过这一二年。”德夫人道：“怎样便会证明到这地步呢？”逸云道：“只是一个变字。《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天下没有个不变会通的人。”

德夫人道：“请你把这一节一节怎样变法，可以指示我们罢？”逸云道：“两位太太不嫌烦琐，我就说说何妨。我十二三岁时什么都不懂，却也没有男女相。到了十四五岁，初开知识，就知道喜欢男人了。却是喜欢的美男子，怎样叫美男子呢？象那天津捏的泥人子，或者戏子唱小旦的，觉得他实在是好。到了十六七岁，就觉得这一种人真是泥捏的绢糊的，外面好看，内里一点儿没有。必须有点斯文气，或者有点英武气，才算个人，这就是同任三爷要好的时候了。再到十七八岁，就变做专爱才子英雄，看那报馆里做论的人，下笔千言，天下事没有一件不知道的，真是才子！又看那出洋学生，或者看人两国打仗要去观战，或者自己请赴前敌，或者借个题目自己投海而死，或者一洋枪把人打死，再一洋枪把自己打死，真是英雄！后来细细察看，知道那发议论的，大都知一不知二，为私不为公，不能算个才子。那些借题目自尽的，一半是发了疯痰病，一半是受人家愚弄，更不能算个英雄。只有象曾文正，用人也用得好，用兵也用得好，料事也料得好，做文章也做得好，方能算得才子。象曾忠襄自练一军，救兄

于祁门，后来所向无敌，困守雨花台，毕竟克复南京而后已，是个真英雄！再到十八九岁又变了，觉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还有不足处，必须象诸葛武侯才算才子，关公、赵云才算得英雄。再后觉得管仲、乐毅方是英雄，庄周、列御寇方是才子。再推到极处，除非孔圣人、李老君、释迦牟尼才算得大才子、大英雄呢！推到这里，世间就没有我中意的人了。既没有我中意的，反过来又变做没有我不中意的人，这就是屡变的情形。近来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既做了斗姥宫的姑子，凡我应做的事都做。不管什么人，要我说话就说话，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很够开心的了。”

德夫人听得喜欢异常，方要再往下问，那边慧生过来说：“天不早了，睡罢！还要起五更等着看日出呢。”德夫人笑道：“不睡也行，不看日出也行，俺没有听见逸云师兄谈的话好极了，比一卷书还有趣呢！我真不想睡，只是愿意听。”慧生说：“这们好听，你为什么不叫我来听听呢？”德夫人说：“我听入了迷，什么都不知道了，还顾得叫你呢！可是好多时没有喝茶了。王妈！王妈！咦！这王妈怎么不答应人呢？”

逸云下了炕说：“我去倒茶去。”就往外跑。慧生说：“你真听迷了，那里有王妈呢？”德夫人说：“不是出店的时候，他跟着的吗？”慧生又大笑。环翠说：“德太太，俺忘记了，不是我们出岳庙的时候，他嚷头疼的了不得，所以打发他回店

去，就顺便叫人送行李来的吗？”不然这铺盖怎样会知道送来呢？”德夫人说：“可不是，我真听迷糊了。”慧生又问：“你们谈的怎么这们有劲？”德夫人说：“我告诉你罢，我因为这逸云有文有武，又能干，又谦和，真爱极了！我想把他……”说到这里，逸云笑嘻嘻的提了一壶茶进来说：“我真该死！饭后冲了一壶茶，搁在外间桌上，我竟忘了取进来，都凉透了！这新泡来的，伫喝罢。”左手拿了几个茶碗，一一斟过。逸云既来，德夫人适才要说的话，自然说不下去，略坐一刻，就各自睡了。

天将欲明，逸云先醒。去叫人烧了茶水、洗脸水。招呼各人起来，煮了几个鸡蛋，烫了一壶热酒，说：“外边冷的利害，吃点酒挡寒气。”各人吃了两杯，觉得腹中和暖，其时东方业已发白。德夫人、环翠坐了小轿，披了皮斗篷，环翠本没有，是慧生不用借给他的。慧生、老残步行，不远便到了日观峰亭子等日出。看那东边天脚下已通红，一片朝霞，越过越明，见那地下冒出一个紫红色的太阳牙子出来。逸云指道：“伫瞧那地边上有一条明的跟一条金丝一样的，相传那就是海水。”只说了两句话，那太阳已半轮出地了。只可恨地皮上面，有条黑云象带子一样横着，那太阳才出地，又钻进黑带子里去，再从黑带子里出来，轮脚已离了地，那一条金线也看不见了。德夫人说：“我们去罢。”

回头向西，看了丈人峰、舍身岩、玉皇顶，到了秦始皇没字碑上，摩挲了一会儿。原来这碑并不是个石片子，竟是叠角斩方的一枝石柱，上面竟半个字也没有。再往西走，见

一个山峰，仿佛劈开的半个馒头，正面磨出几丈长一块平面，刻了许多八分书。逸云指着道：“这就是唐太宗的《纪泰山铭》。”旁边还有许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如桄桄一般，用红油把字画里填得鲜明照眼，书法大都学洪钧殿试策子的，虽远不及洪钧的饱满，也就肥大的可爱了。又向西走，回到天街，重入元宝店里，吃了逸云预备下的汤面，打了行李，一同下山。出天街，望南一拐，就是南天门了。出得南天门，便是十八盘。谁知下山比上山更属可怕，轿夫走的比飞还快，一霎时十八盘已走尽。不到九点钟，已到了斗姥宫门首。慧生抬头一看，果然挂了大红彩绸，一对宫灯。其时大家已都下了轿子，老残把嘴对慧生向彩绸一努，慧生说：“早已领教了。”彼此相视而笑。

两个老姑子迎在门口，打过了稽首，进得客堂。只见一个杏仁脸儿，面若桃花，眼如秋水，琼瑶鼻子，樱桃口儿，年纪十五六岁光景。穿一件出炉银颜色的库缎袍子，品蓝坎肩，库金镶边有一寸多宽。满脸笑容赶上来替大家请安。明知一定是靛云了。正要问话，只见旁边走上一个戴薰貂皮帽沿没顶子的人，走上来说向德慧生请了一安，又向众人略为打了个千儿，还对慧生手中举着年愚弟宋琼的帖子，说：“敝上给德大人请安，说昨儿不知道大人驾到，失礼的很。接大人的信，敝上很怒，叫了少爷去问，原来都是虚逛，没有的事。已把少爷申斥了几句，说请大人万安，不要听旁人的闲话，今儿晚上请在衙门里便饭，这里挑选了几样菜来，先请大人胡乱吃点。”

慧生听了，大不悦意，说：“请你回去替你贵上请安，说送菜吃饭，都不敢当，谢谢罢。既说都是虚诳，不用说就是我造的谣言了。明天我们动身后，怕不痛痛快快奈何这斗姥宫姑子一顿吗？既不准我情，我自有道理就是了。你回去罢！”那家人也把脸沉下来，说：“大人不要多心，敝上不是这个意思。”回过脸对老姑子说：“你们说实话，有这事吗？”慧生说：“你这不是明明当我面逞威风吗？我这穷京官，你们主人瞧不起，你这狗才也敢这样放肆！我摇你主人不动，难道办你这狗才也办不动吗？今天既是如此，我下午拜泰安府，请他先把你这狗才打了，递解回籍，再同你们主人算帐！子弟不才，还要这们护短。”回头对老残说：“好好的一个人，怎样做了知县就把天良丧到这步田地！”那家人看势头不好，赶忙跪在地下磕头。德夫人说：“我们里边去罢。”慧生把袖子一拂，竟往里走，仍在靛云房里去坐。泰安县里家人知道不妥，忙向老姑子托付了几句，飞也似的下山去了。暂且不题。

却说德夫人看靛云长的实在是俊，把他扯在怀里，仔细抚摩了一回，说：“你也认得字吗？”靛云说：“不多几个。”问：“念经不念经？”答：“经总是要念的。”问：“念的什么经？”答：“无非是眼面前几部：《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罢了。”问：“经上的字，都认得吗？”答：“那几个眼面前的字，还有不认的吗？”德夫人又一惊，心里想，以为他年纪甚小，大约认不多几个字，原来这些经都会念了，就不敢怠慢他。又问：“你念经，懂不懂呢？”靛云答：“略懂一二分。”德夫人说：“你要有不懂的，问这位铁老爷，他都懂得。”老残正在

旁边不远坐，接上说：“大嫂不用冤人，我那里懂得什么经呢？”又因久闻靓云的大名，要想试他一试，就兜过来说了一句道：“我虽不懂什么，靓云！你如要问也不妨问问看，碰得着，我就说；碰不着，我就不说。”靓云正待要问，只见逸云已经换了衣服，搽上粉，点上胭脂，走将进来。穿得一件粉红库缎袍子，却配了一件元色缎子坎肩。光着头，一条乌金丝的辫子。靓云说：“师兄偏劳了。”逸云说：“岂敢，岂敢！”靓云说：“师兄，这位铁老爷佛理精深，德太太叫我有不懂的问他老人家呢。”逸云说：“好，你问，我也沾光听一两句。”

靓云遂立向老残面前，恭恭敬敬问道：“《金刚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其福德多不如以四句偈语为他人说，其福胜彼。’请问那四句偈本经到底没有说破。有人猜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老残说：‘问的利害！一千几百年注《金刚经》的都注不出来，你问我，我也是不知道。’逸云笑道：‘你要那四句，就是那四句，只怕你不要。’靓云说：‘为什么不要呢？’逸云一笑不语，老残肃然起敬的立起来，向逸云唱了一个大肥喏，说：“领教得多了！”靓云说：“你这说铁老爷倒懂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我不要呢？三十二分我都要，别说四句。”逸云说：“为的你三十二分都要，听以这四句偈语就不给你了。”靓云说：“我更不懂了。”老残说：“逸云师兄佛理真通达，你想六祖只要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两句，就得了五祖的衣钵，成了活佛；所以说‘只怕你不要’。真正生花妙舌。”老残因见逸云非凡，便问道：“逸云师兄，屋里有客么？”逸云

说：“我屋里从来无客。”老残说：“我想去看看许不许？”逸云说：“你要来就来，只怕你不来。”老残说：“我历了无限劫，才遇见这个机会，怎肯不来？请你领路同行。”当真逸云先走，老残后跟。德夫人笑道：“别让他一个人进桃源洞，我们也得分点仙酒喝喝。”

说着大家都起身同去，就是这西边的两间北屋，进得堂门，正中是一面大镜子，上头一块横匾，写着“逸情云上”四个行书字，旁边一副对联写道：

妙喜如来福德相；

姑射仙人冰雪姿。

只有下款“赤龙”二字，并无上款。慧生道：“又是他们弟兄的笔墨。”老残说：“这人几时来的？是你的朋友吗？”逸云说：“外面是朋友，内里是师弟。他去年来的，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呢？”老残道：“他就住在这庙里吗？”逸云道：“岂但在这庙里，简直住在我炕上。”德夫人忙问：“你睡在那里呢？”逸云笑道：“太太有点疑心山顶上说的话罢？我睡在他怀里呢！”德夫人道：“那们说，他竟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吗？”逸云道：“柳下惠也不算得头等人物，不过散圣罢咧，有什么稀奇！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龙子，他还要说是贬他呢！”大家都伸舌头。

德夫人走到他屋里看看，原来不过一张炕，一个书桌，一架书而已，别无长物。却收拾得十分干净，炕上挂了个半旧湖绉幔子，叠着两床半旧的锦被。德夫人说：“我乏了，借你炕上歇歇，行不行？”逸云说：“不嫌肮脏，仝请歇着。”其时

环翠也走进房里来。德夫人说：“咱两躺一躺罢。”慧生、老残进房看了一眼，也就退到外间，随便坐下。慧生说：“刚才你们讲的《金刚经》，实在讲的好。”老残道：“空谷幽兰，真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这样高人，而且又是年轻的尼姑，外像仿佛跟妓女一样。古人说：‘莲花出于污泥。’真是不错的！”慧生说：“你昨儿心目中只有靓云，今儿见了靓云，何以很不着意似的？”老残道：“我在省城只听人称赞靓云，从没有人说起逸云，可知道曲高和寡呢！”慧生道：“就是靓云，也就难为他了，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家呢……”

正在说话，那老姑子走来说道：“泰安县宋大老爷来了，请问大人在那里会？”慧生道：“到你客厅上去罢。”就同老姑子出去了，此地剩了老残一个人，看旁边架上堆着无限的书，就抽一本来看，原来是本《大般若经》，就随便看将下去。话分两头：慧生自去会宋琼，老残自是看《大般若经》。

却说德夫人喊了环翠同到逸云炕上，逸云说：“仵躺下来，我替仵盖点子被罢。”德夫人说：“你来坐下，我不睡，我要问你赤龙子是个何等样人？”逸云说：“我听说他们弟兄三个，这赤龙子年纪最小，却也最放诞不羁的。青龙子、黄龙子两个呢，道貌严严，虽然都是极和气的人，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若赤龙子，教人看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嫖赌吃着，无所不为。官商士庶，无所不交。同尘俗人处，他一样的尘俗。同高雅人处，他又一样的高雅，并无一点强勉处，所以人都测不透他。因为他同青龙、黄龙一个师父传授的，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究竟知道他实在的人很少。去年来到这

里，同大家伙儿嘻嘻呵呵的乱说，也是上山回来在这里吃午饭，师父留他吃晚饭，晚饭后师父同他谈的话就很多。师父说：‘你就住在这里罢。’他说：‘好，好！’师父说：‘你愿意一个人睡，愿意有人陪你睡？’他说：‘都可以。’师父说：‘两个人睡，你叫谁陪你？’他说：‘叫逸云陪我。’师父打了个愣，接着就说：‘好，好！’师父就对我说：‘你意下何如？’我心里想，师父今儿要考我们见识呢，我就也说：‘好，好！’从那一天起，就住了有一个多月，白日里他满山去乱跑，晚上围一圈子的人听他讲道，没有一个不是喜欢的了不得，所以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闲话，并没有半点不以为然的意思。到了极熟的时候，我问他道：‘听说你老人家窑子里颇有相好的，想必也都是有名无实罢？’他说：‘我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都是因人而施，譬如你清我也清，你浊我也浊，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都做不得，这是精神上戒律。若两无妨碍，就没什么做不得，所谓形骸上无戒律。……’”

正谈得高兴，听慧生与老残在外间说话，德夫人惦记庙里的事，赶忙出来问：“怎样了？”慧生道：“这个东西初起还力辩其无，我说子弟倚父兄势，凌逼平民，必要闹出大案来。这件事以情理论，与强奸闺女无异，幸尚未成，你还要竭力护短。俗语说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阁下一定要纵容世兄，我也不必晓舌，但看御史参起来，是坏你的官，是坏我的官？不瞒你说，我已经写信告知庄宫保说：途中听人传说有这一件事，不知道确不确，请他派人密查一查。你管教世兄也好，不管教也好，我横竖明日动身了。他听了这

说，才有点惧怕，说：‘我回衙门，把这个小畜生锁起来。’我看锁虽是假的，以后再闹，恐怕不敢了。”德夫人说：“这样最好。”靓云本随慧生进来的，上前忙请安道谢。

究竟宋少爷来与不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话说靓云听说宋公已有惧意，知道目下可望无事，当向慧生夫妇请安道谢。少顷老姑子也来磕头，慧生连忙掺起说：“这算怎样呢，值得行礼吗？可不敢当！”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礼，早被慧生抓住了，大家说些客气话完事。逸云却也来说：“请吃饭了。”众人回至靓云房中，仍旧昨日坐法坐定，只是青云不来，换了靓云。今日是靓云执壶，劝大家多吃一杯。德夫人亦让二云吃菜饮酒，于是行令猜枚，甚是热闹。瞬息吃完，席面撤去。德夫人说：“天时尚早，稍坐一刻，下山如何？”靓云说：“伫五点钟走到店，也黑不了天，我看伫今儿不走，明天早上去好不好？”德夫人说：“人多不好打搅的。”逸云说：“有的是屋了，比山顶元宝店总要好点。我们哥儿俩屋子让伫四位睡，还不够吗？我们俩同师父睡去。”德夫人说：“你们走了，我们图什么呢？”逸云说：“那我们在这里伺候也行。”德夫人戏说道：“我们两口子睡一间屋。”指环翠说：“他们两口子睡一间屋。”问逸云：“你睡在那里呢？”逸云说：“我睡在伫心坎上。”德夫人笑道：“这个无赖，你从昨儿就睡

在我心上，几时离开了吗？”大家一齐微笑。

德夫人又问：“你几时剃辫子呢？”逸云摇头道：“我今生不剃辫子了。”德夫人说：“不是这庙里规定三十岁就得剃辫子吗？”答道：“也不一定，倘若嫁人走的呢，就不剃辫子了。”问：“你打算嫁人吗？”答：“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些年替庙里挣的功德钱虽不算多，也够赎身的分际了，无论何时都可以走。我目下为的是自己从小以来，凡有在我身上花过钱的人，我都替他们念几卷消灾延寿经，稍尽我点报德的意思。念完了我就走，大约总在明年春夏天罢。”德夫人说：“你走，可以到我们扬州去住几天，好不好呢？”逸云说：“很好，我大约出门先到普陀山进香，必走过扬州，伫开下地名来我去瞧瞧。”老残说：“我来写，伫给管笔给张纸我。”靓云忙到抽屉里取出纸笔递与老残，老残就开了两个地名递与逸云说：“伫也惦记着看看我去呀！”逸云说：“那个自然。”又谈了半天话，轿夫来问过数次，四人便告辞而去，送了打搅费二十两银子，老姑子再三不肯收，说之至再，始强勉收去。老姑子同逸云、靓云送出庙门而归。

这里四人回到店里，天尚未黑。德夫人把山顶与逸云说的话，一一告诉了慧生与老残，二人都赞叹逸云得未曾有。慧生问夫人道：“可是呢，你在山顶上说爱极了，你想把他怎样，后来没有说下去。到底你想把他怎样？”德夫人说：“我想把他替你收房。”慧生说：“感谢之至，可行不行呢？”夫人道：“别想吃天鹅肉了，大约世界上没有能中他的意了。”慧生道：“这个见解到也是不错的，这人做妾未免太褻渎了，可

是我却不想娶这们一个妾，到真想结交这们一个好朋友。”老残说：“谁不是这们想呢？”环翠说：“可惜前几年我见不着这个人，若是见着，我一定跟他做徒弟去。”老残说：“你这话真正糊涂，前几年见着他，他正在那里热任三爷呢，有啥好处？况且你家道未环，你家父母把你当珍宝一样的看待，也断不放你出家。到是此刻却正是个机会，逸云的道也成了，你的辛苦也吃够了。你真要愿意，我就送你上山去。”环翠因提起他家旧事，未免伤心，不觉泪如雨下，掩面啜泣。听老残说道送他上山，此时却答不出话来，只是摇头。德夫人道：“他此时既已得了你这们个主儿，也就离不开了。”

正在说话，只见慧生的家人连贵进来回话，立在门口不敢做声。慧生问：“你来有什么事？”连贵禀道：“昨儿王妈回来就不舒服的很，发了一夜的大寒热，今儿一天没有吃一点什么，只是要茶饮。老爷车上的辕骡也病倒了，明日清早开车恐赶不上。请老爷示下，还是歇半天，还是怎么样？”慧生说：“自然歇一天再看，骡子叫他们赶紧想法子。王妈的病请铁老爷瞧瞧，抓剂药吃吃。”正要央求老残，老残说：“我此刻就去看。”站起身来就走。少顷回来对慧生说：“不过冒点风寒，一发散就好了。”

此时店家已送上饭来，却是两分，一分是本店的，一分是宋琼送来的。大家吃过了晚饭，不过八点多钟，仍旧坐下谈心。德夫人说：“早知明日走不成功，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宫了，还可同逸云再谈一晚上。”慧生说：“这又何难，明日再去花上几个轿钱，有限的很。”老残道：“我看逸云那人洒脱

的很，不如明天竟请他来，一定做得到的。我正有话同他商量呢。”慧生说：“也好，今晚写封信，我们两人联名请他来，今晚交与店家，明日一早送去。”老残说：“甚好，此信你写我写？”慧生说：“我的纸笔便当，就是我写罢。”当时写好交与店家收了，明日一早送去。

老残遂对环翠道：“你刚才摇头，没有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你说罢：我不是勒令要你出家，因为你说早几年见他，一定跟他做徒弟，我所以说早年是万不行的，惟有此刻到是机会，也不过是据理而论，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事情。何以呢？其余都无难处，第一条：现在再要你去陪客，恐怕你也做不到了。若说逸云这种人真是机会难遇，万不可失的，其如庙规不好何？”环翠说：“我想这一层到容易办，他们凡剃过头的就不陪客，倘若去时先剃头后去，他就没有法子了。只是有两条万过不去的关头：第一，承你从火水中搭救我出来，一天恩德未报，我万不能出家，于心不安。第二，我还有个小小兄弟带着，交与谁呢？所以我想只有一个法子，明天等他来，无论怎样，我替他磕个头，认他做师父，请他来生来度我，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后，我去投奔他。”老残道：“这到不然，你说要报恩，你跟我一世，无非吃一世用一世，那会报得了我的恩呢？倘若修行成道，那时我有三灾八难，你在天上看见了，必定飞忙来搭救我，那才是真报恩呢。或者竟来度我成佛作祖，亦未可知。至于你那兄弟更容易了，找个乡下善和老儿，我分百把银子替他置个二三十亩地，就叫善和老儿替他管理抚养成人。万一你父亲未死，还有个会面的

日期。只是你年轻的人，守得住守不住，我不能知道，是一难。逸云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是第二难。且等明日逸云到来，再作商议。”德夫人道：“铁叔叔说的十分有理，且等逸云到来再议罢。”大家又说了些闲话，各自归寝。

次日八点钟，诸人起来，盥漱方毕，那逸云业已来到。四人见了异常欢喜，先各自谈了些闲话，便说到环翠身上。把昨晚议论商酌的话，一一告知逸云。逸云又把环翠仔细一看，说：“此刻我也不必说客气话了，铁姨奶奶也是个有根器的人，你们所虑的几层意思，我看都不难，只有一件难处，我却不敢应承。我先逐条说去：第一条我们庙里规矩不好，是无妨碍的。你也不必先剪头发，明道不明道，关不到头发的事。我们这后山，有个观音庵，也是姑子庙。里头只有两个姑子，老姑子叫慧净，有七十多岁，小姑子叫清修，也有四十多岁了。这两个姑子皆是正派不过的人，与我都极投契。不过只是寻常吃斋念佛而已，那佛菩萨的精义，他却不甚清楚。在观音庵里住，是万分妥当的。

第二条他的小兄弟的话呢，也不为难：我这傲来峰脚下有个田老儿，今年六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十年前他老妈妈劝他纳个妾，他说‘没有儿子将来随便抱一个就是了。若是纳了妾，我们这家人家，今儿吵，明儿闹，可就过不成安稳日子了。你留着俺们两个老年人多活几年罢。况且这纳妾是做官的人们做的事，岂是我们乡农好做得吗？’因此他家过得十分安静，从去年常托我替他找个小孩子。他很信服我，非我许可的他总不要，所以到今儿还没选着。他家有二三百亩

地的家业，不用贴他钱，他也是喜欢的，只是要姓他的姓。不怕等二老归天后再还宗，或是兼祧两姓俱可。”环翠说道：“我家本也姓田。”逸云道：“这可就真巧了。”

第三层，铁老爷，你怕你姨太太年轻守不住，这也多虑，我看他一定不会有邪想的。你瞧他眼光甚正，外平内秀，决计是仙人堕落，难已受过，不会再落红尘的了。以上三件，是你们诸位所虑的，我看都不要紧。只是一件甚难：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发，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把他一个人放在个荒凉寂寞的姑子庵里，未免太苦。倘若可以明道呢，就辛苦几年也不算事。无奈那两个姑子只会念经吃素，别的全不知道。与其苦修几十年，将来死了不过来生变个富贵女人，这也就大不合算了！到不如跟着铁老爷，还可讲几篇经，说几段道，将来还有个澈大悟的指望，这是一个难处。若说教我也不走，在这里陪他，我却断做不到，不敢欺人。”

环翠道：“我跟师父跑不行吗？”逸云大笑道：“你当做我出门也象你们老爷雇着大车同你坐吗？我们都是两条腿跑，夜里借个姑子庙住住。有得吃就吃一顿，没得吃就饿一顿。一天尽量我能走二百多里地呢。你那三寸金莲，要跑起来怕到不了十里，就把你累倒了！”环翠沉吟了一会，说：“我放脚行不行？”逸云也沉吟了一会，对老残说道：“铁爷，你意下何如？”老残道：“我看这事最要紧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别的都无关系。”环翠此刻忽然伶俐，也是他善根发动，他连忙跪到逸云跟前，泪流满面说：“无论如何都要求师父超度。”逸云此刻竟大刺刺的也不还礼，将他拉起说：“你果然一心学佛，

也不难。我先同你立约：第一件到老姑子庙后，天天学走山道，能把这崎岖山道走得如平地一般，你的道就根基立定了。将来我再教你念经说法，大约不过一年的恨苦，以后就全是乐境了。古人云：‘十月胎成。’也大概不错的，你再把主意拿定一定。”环翠道：“主意已定，同我们老爷意思一样。只要跟着师父，随便怎样，我断无悔恨就是了。”

老残立起身来，替逸云长揖说：“一切拜托。”逸云慌忙还礼说：“将来灵山会上，我再问仝索谢仪罢。”老残道：“那时候还不知道谁跟谁要谢仪呢？”大家都笑了。环翠立起来替慧生夫妇磕了头道：“蒙成就大德。”末后替老残磕头，就泪如雨下说：“只是对不住老爷到万分了。”老残也觉凄然，随笑说道：“恭喜你超凡入圣，几十年光阴迅速，灵山再会，转眼的事情。”德夫人也含着泪说：“我伤心就不能象你这样，将来倘若我堕地狱，还望你二位早来搭救。”逸云说：“德夫人却万不会下地狱。只是有一言奉劝，不要被富贵拴住了腿要紧！后会有期。”老残忙去开了衣箱，取出二百两银子交与逸云设法布置，又把环翠的兄弟叫来，替逸云磕头。逸云收了一百两银子说：“尽够了。不过田老儿处备分礼物，观音庵捐点功德，给他自己置备四季道衣，如此而已。”德慧生说：“我们也送几个钱，表表心意。”同夫人商酌，夫人说：“也是一百两罢。”逸云说：“都用不着了，出家人要多钱做什么？”

店家来问开饭，慧生说：“开罢。”饭后，逸云说：“我此刻先去到田老儿同观音庵两处说妥了，再来回信，究竟也得人家答应，才能算数呢。”道了一声，告辞去了。

这里老残一面替环翠收拾东西，一面说些安慰话，环翠哭得泪人儿似的，哽咽不止。德夫人也劝道：“在旁的人万不肯拆散你们姻缘，只因为难得有这们一个逸云，我实在是没法，有法我也同你去了。”环翠含泪道：“我知道是好事，只是站在这里就要分离，心上好象有万把钢刀乱扎一样，委实难受！”慧生道：“明年逸云朝南海，必定到我们那里去，你一定随同去的，那时就可以见面，何必伤心呢？”过了一刻，环翠也收住了泪。

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逸云已经回来，对环翠说：“两处都说好了，明日我来接你罢。”德夫人问：“此刻你怎样？”逸云说：“我回庙里去。”德夫人说：“明日我们还要起身，不如你竟在我们这儿睡一夜罢。本来是他们两个官客睡一处，我们两个堂客睡一处的，你竟陪我谈一夜罢。你肯度铁奶奶，难道不肯度我德奶奶吗？”逸云笑道：“那也使得，伧这个德奶奶已有德爷度你了。自古道：‘儒释道三教’，没有你们德老爷度他，他总不能成道的。”德夫人道：“此话怎讲？”逸云道：“‘德’字为万教的根基，无德便是地狱。种子有德，再从德里生出慧来，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了。”德夫人道：“那不过是个名号，那里认得真呢？”逸云说：“名者，命也，是有天命的。他怎么不叫德富、德贵呢？可见是有天命的了。我并非当面奉承，我也不骗钱花，你们三位将来都要证果的，不定三教是那一教便了。”

德夫人说：“我终不敢自信，请你传授口诀，我也认你做师父。”逸云道：“师父二字语重，既是有缘，我也该奉赠一

个口诀，让伧依我修行。”德夫人听了欢喜异常，连忙扒下地来就磕头喊师父。逸云也连忙磕头说：“可折死我了。”二人起来，逸云说：“请众人回避。”三人出去，逸云向德夫人耳边说了个“夫唱妇随”四个字。德夫人诧异道：“这是口诀吗？”逸云道：“口诀本系因人而施，若是有个一定口诀，当年那些高真上圣，早把他刻在书本子上了。你紧记在心，将来自有个大澈大悟的日子，你就知道不是寻常的套话了。佛经上常说：‘受记成佛’，你能受记，就能成佛；你不受记，就不能成佛。你们老爷现在心上已脱尘网，不出三年必弃官学道，他的觉悟在你之先。此时不可说破。你总跟定他走，将来不是一个马丹阳、一个孙不二吗？”德夫人凝了一会神，说：“师父真是活菩萨，弟子有缘，谨受记，不敢有忘。”又磕了一个头。

其时，外间晚饭已经开上桌子，王妈竟来伺候。德夫人说：“你病好了吗？”王妈说：“昨夜吃了铁爷的药，出了一身汗，今日全好了；上午吃了一碗小米稀饭，一个馒头，这会子全好了。”当时五人同坐吃饭，德慧生问逸云道：“伧何以不吃素？”逸云说：“我是吃素，佛教同你们儒教不同，例得吃素。”慧生说：“我看你同我们一样吃的是荤哩。”逸云说：“六祖隐于四会猎人中，常吃肉边菜，请问肉锅里煮的菜算荤算素？”慧生说：“那自然算荤。”逸云说：“六祖他却算吃素，我们在斗姥宫终日陪客，那能吃素呢？可是有客时吃荤，无客时吃素，伧没留心我在荤碗里仍是夹素菜吃？”环翠说道：“当真我倒留心的，从没见过我师父吃过一块肉同鱼虾之类。”逸

云道：“我也是世出世间法里的一端。”老残问道：“倘若竟吃肉，行不行呢？”逸云道：“有何不可，倘若有客逼我吃肉，我便吃肉，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若说吃肉，当年济颠祖师还吃狗肉呢！也挡不住成佛。地狱里的人吃长斋的，不计其数。总之，吃荤是小过犯，不甚要紧。譬如女子失节，是个大过犯，比吃荤重万倍，试问你们姨太太失了多少节了？这罪还数得清吗？其实若认真从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处子毫无分别。因为失节不是自己要失的，为势所迫，出于不得已，所以无罪。”大家点头称善。

饭毕之后，连贵上来回道：“王妈病已好了，辕骡又换了一个，明天可以行了，请老爷示下，明天走不走呢？”慧生看德夫人，老残说：“自然是走。”德夫人说：“明天再住一天何如？”老残说：“千里搭凉棚，终无不散的筵席。”逸云说：“依我看明天午后走罢。清早我先同铁老爷、奶奶送田头兄弟到田老庄上，去后同铁老爷到观音庵，都安置好了仵再走，铁老爷也放心些。”大家都说甚是。

一宿无话，次日清晨，老残果随逸云将环翠兄弟送去，又送环翠到观音庵，见了两个姑子，嘱托了一番，老姑子问：“下发不下呢？”逸云说：“我不主剃头的，然佛门规矩亦不可坏。”将环翠头发打开剪了一络，就算剃度了，改名环极。

诸事已毕，老残回店，告知慧生夫妇，赞叹不绝。随即上车起行，无非“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八九日光阴已到清江浦，老残因有个亲戚住在淮安府，就不同慧生夫妇同道，径一车拉往淮安府去。这里慧生夫妇雇了一个

三舱大南湾子径往扬州去。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